

王問策端云教士十年後可大舉王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為迂一以為怯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視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王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巴蜀大震王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王宜進屯漢中以守蜀王曰賊不

破我豈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我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策也

叛將慕洧拔寨遁去關師古深入賊境忽遇虜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懷慚懼隻身降賊王念其下忠義不從叛亟撫定之王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

沒立即君率銳兵犯和尚原期必取而後進王擊敗之沒立及渾女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烏魯李董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王與戰三日連勝而沒立方攻箭箬關王遣麾下擊退不使與

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

北人自破契丹以來扭於常勝至是與王戰輒北不勝其憤元帥四太子會諸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三十里疊石為城與王拒戰王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王遣麾下伏神盆谿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哥孛堇及酋領甲士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

子

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散離喝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二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王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閭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賊師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王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險要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

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衄撒離喝大怒斬其千戶守
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
軍後斷王歸路王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
矣王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關而死傷大半吾以
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王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
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日一夕潛遁
撒離喝歸深服王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
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強公
宜相時而動王復書畧曰夫華夷異域君臣異分
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

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
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
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某世為宋臣食趙氏
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
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某豈苟得
忘耻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
下惜之撒離喝得書大不平

兀朮舉兵五十萬欲入川豫之弟不忘朝廷密遣使
告王早備之兀朮來攻興州仙人關王與兀朮相
見兀朮曰公若來降當得美地百里而王之王曰

已事本朝安有二心乃親約議定戰日遂大戰仙人關大破之

王親兵不滿五萬每戰乘肩輿動鼓樂殊無懼色長於料敵激厲將士退者必誅信賞必罰戰無不勝撒離喝四太子蓄忿日久糾合數十萬兵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雞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立大柵下瞰王營循嶺東下直攻王軍王自以萬人當其前弟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

援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劄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王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王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王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公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恐縛虛棚戰樓別遣大字董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王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字董總正甲金人三萬夾攻柵兩肋弟璘

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撒離喝駐馬四顧
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王營
兌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
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絹為繩縋使復正賊以火
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王
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
劉鈐轄王武宣貧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王
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賊困憊死傷以
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萬戶甲軍萬餘得榜牌
袞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

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王遣統制王俊設
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
幟無數王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歎
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
拊卿之背也

王素不為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
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
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孤軍
民之望哉王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
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寃

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屢出者為此也幕客乃服

虜久不得志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王以關師古自洮泯領李進王師古戴越打糧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嶺忽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悉還兵宣司隻身降賊王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拊存勞來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

古得萬貔貅於行陣王兵由此精甚

五年春王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王與金人對壘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

王初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漕司應副一百八十萬緡王言今不發兵乞省其半詔獎之虜廢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王獨謂不然測其將去已而果然

王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入效死及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畧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

胡世將宣撫川陝王弟秦帥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王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

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角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伎洞中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王之深於兵也

十五年詔立廟仙人關賜額曰忠烈

吳璘 信國武順王

字唐卿武安之弟年十八以良家子從軍靖康
初充永興路機宜移辟秦鳳路遷閣贊紹興初
遷康州團練擢秦鳳都鈐馬步軍副總管二年
權鳳翔兼按撫三年遷榮州防禦權副都總知
秦州節制階文四年遷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
經畧安撫知熙州六年為行營右護軍統制七
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九年改秦鳳路經畧安
撫知秦州復除四廂都指揮使十年授鎮西節
度十二年拜檢校少師十四年改利路帥階成
岷鳳興文龍隸焉十七年移節秦國軍御前諸

軍都統制帥依舊知興州加太尉二十六年加
開府二十九年拜少保三十一年拜四川宣撫
使進封成國公明年拜少傅孝宗即位除陝西
河東宣撫招討使隆興初拜少師乾道初乞解
宣撫不允冊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
改判興元明年改鎮武興五月十七日薨于位
年六十六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仕遺表上封
王贈謚

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陝右蜀甚危武安王與王招
散亡保和尚原練兵積穀以扼敵衝紹興初我孤

軍棲于原上朝間隔絕兵食匱乏將士家屬往往
陷賊人無固志有謀劫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陳遠
猷夜入告王與武安王遽召諸將勵以忠義軟血
而誓諸將感泣遂敗敵將設立於原下設立遣二
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又趨和尚原設立身
自犯箭箬關期將夾攻王奮擊之斬其將兀盧乘
勢進擊二將皆遁設立亦竟不得合時武安以弱
卒抗堅虜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隊誅之
者王則厚拊之如家人以輔成武安之志故士卒
不敢犯武安之法而樂王之恩戰無不克

兀朮憤其連敗合兵十餘萬期必取和尚原而後入
蜀自寶雞而南列柵三十里武安嚴兵待之王拒
戰數日率以勁弓強弩扼其衝以奇兵邀其旁間
絕其糧道虜不得休伺夜虜將飯燃火營中復選
精兵更射其火虜不得食壘石城以自保復瞰
其城射之虜度必敗遂以死決兀朮親擁戰王亦
身督將士虜分為三十餘陣以拒我更迭以次出
戰王獨當其衝隨輒破之虜雖困而猶整至神全
道狹伏發遂大亂王手殺數十百人俘萬戶羊哥
孛董及首領三百餘人兀朮身中流矢二獲鎧仗

萬計

買馬路久未通王首開之賀以茶絲撫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領四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之

王與武安度虜既大敗不得志必大舉以與我力爭乃預設壘仙人關旁曰殺金平元术撒離合等果極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關進取蜀列柵三十里彌亘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以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王馳駟會原上與賊對壘武安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

石如山王乃令諸將曰金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慄遂與虜戰分為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極其狡悍東西相望遙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接翼唯急是應迨暮殺傷強半而氣猶銳我軍苦戰久遂斂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王奮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且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迨曉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厲有死志洎

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執鐵鈎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殪隨上幾百餘戰而虜攻壘兵殆盡遂走入壁陽為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虜自是不復窺蜀矣

紹興三年兀朮等必欲以奇取蜀乃擣金洋戰饒風犯漢中王時駐兵和尚原虜懼掎其後也乃陽以兵趨蜀而反自棗谷入鳳州犯保安程且合鳳翔諸路軍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擊保安程虜復身督諸軍拒鳳翔虜於百家村以正兵合以奇

兵擣其腹心皆敗而走

虜廢豫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某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幕府謝不及

紹興九年武安王薨朝廷遣僉樞樓炤出使陝西會諸將議移諸軍分屯陝右王不可曰虜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陝右蜀口空虛虜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以控要害逢虜情見力疲漸可進據遂但以牙校

三隊赴秦州且飭階州等山寨以備之十年元末
殺韃靼其夏撒離合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以要
我陝右軍陝右皆陷而王獨全軍蜀口扼虜川陝
宣撫胡世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虜掩我無備
而我分屯之師未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
後至驚曰誰為此者可斬也虜所以輕犯我者聞
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退墮其計中矣璘
請以身任責胡杜之遂與公檄虜責其棄信輕舉
率師即日出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折合於石
壁李永琪向起等破鵲眼張太師於扶風虜餘兵

保扶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折合僅以身免駐
大軍大蟲嶺陣次有法步騎相察氣象雄壯撒離
合自上西平原覘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安
可角於是撒離合捨蜀口而北向矣

朝廷出師渡淮宣撫胡公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
取之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胡問方畧
安出王曰某當以三鎮破虜人皆莫測所謂時虜
統軍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營丁劉圜胡善戰習
善謀皆虜之老於兵者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
控臘家城必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

告曰明日請戰虜聞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涉渭今日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卒備戰我軍已成列有聞虜首以馬撾敲鐙曰吾事敗矣王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持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胡蓋果勒兵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王叱曰如此則我走而虜乘我矣虜今潰毋自怯王輕裘駐馬陣前麾軍殊死戰三陣而虜力果憊卒如

王言時陝右隔王化王一戰而聲震關中三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徃徃擒虜潰兵縛致之王亦經畧且將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陝右州郡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胡聞王之捷喜曰真能踐言矣

王知興州時和議方堅而王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為天下最

初王閱兵河池一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

次陣亦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切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王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甬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瑄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廣野之間而不得其法取敗固宜虜騎長於奔衝不甬無有能抗之者

王入覲上問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王曰先令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丁丑宰執奏王功賞上因以王所對

語之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上謂宰執曰吳璘說川陝可招衛兵今璘尚留此可諭鄭剛中令處之仍令呼璘與議王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千人近緣歲饑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時王乞用初任團練承宣使為其子換文資上許之

王為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王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畧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

短制彼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無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分陣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強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於無窮至於陣法有圖無書焉

王策虜將叛整備益嚴虜果敗盟逆亮渡淮巨酋合喜號西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黃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適拜宣撫之命即有輿就道止以牙校自隨駐青野原既而遊騎退王曰虜自守之

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略所至皆捷尅秦州擒偽守蕭濟及其屬來王即呼前置食宣上德意諭無憂死皆感泣列城未下者聞之爭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蘭州獲偽蘭州守安遠大將軍溫敦烏也及州戍將明威將軍元顏宗臣等八人

三十二年春復取散關及和尚原賜勅書褒諭王遣都統制姚仲與王之子挺率東西兩路之軍合攻德順金人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權沙會平涼之師來援挺率兵戰于瓦亭大破之虜畏

我兵號曰天兵別將復原州環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知士有惰志且虜將盡發西兵內外合以拒我即單騎自秦州晝夜疾馳覘師身擁數十騎馳達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識顏面以快先覩一聞相公之來士氣自倍登埤咨嗟不忍發一矢城中虜已不戰而氣索矣於是按行營壘列柵要害且治夾河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便而致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奴隸莫不區別有地及戰先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銳士躍出馳突我軍遂空壁與我合我得先治戰地騎士無不一

當十凡回旋曲折相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戰王初若無所指顧逮苦戰久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鬪時降師有覘者曰自吾從虜百戰未嘗見如此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兵虜堅壁不戰既又天大風雨雪虜幸休止而力實以窮是夕遂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王入城父老迎拜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書虞允文宣諭川陝齎詔勞王且議軍士夏五月遣兵攻破熙州獲偽都總管劉嗣初副統石烈繼破鞏州王之復三路也惟鞏最堅守王遣挺率諸將破之斬萬戶一獲兩

千戶六月皇帝受內禪賜之親札復遣中使賜御府細鎧弓矢

王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扼之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為不可犯之計且指視諸將以虜他日所營已而虜果大至合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正營至所指之地有首先引輕騎數千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朝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

豁豁萬戶復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傳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朝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謹譟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卧鼓士無敢譁諸將請戰不應迨日昃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將趨其營虜大駭復亟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徙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挺請以輕兵挑戰而以奇兵擣其虛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調虜虜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

雨雪天大寒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城南築畢而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而不可得諸將益歎王之多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迂險雖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築為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嶺窄其後二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遂艱食失東山堡時猾酋有終夕悵恨者王策虜雖衆無能為矣於是調王彥諸軍將益出兵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虞公抗章以王之勲勞績効聞上賜親札曰覽虞公允文

奏知卿智勇無濟力抗醜虜卿歷世忠勞國家是賴王降拜曰臣何足以當此虜既技窮度不可與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亦自便歸計王乃部置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蹙虜時虜中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

時有退師之詔而議者遠度形勢以謂兵久在外雖得三路去川口遠聲援遼絕共以其語言之執政執政力言於上乞下詔旋軍捍蜀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擇利而退繼上

表待罪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死戰不無損傷聞者惜之未幾復詔出兵與張浚淮上之師相犄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順回歸道遠不知卿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王初得是旨幕府請復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舉所係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所出糧食所聚吾舊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虜角今新附之衆幾十餘萬仰給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四民樂輸此誠恢復之基也議者憂虜擣蜀口之虛璘百戰從軍豈不知虜

情且虜持重必顧慮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內外至危急虜以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輕向蜀况今逆亮死虜內訌未以合喜盡西兵屯德順城下猶不能抗我豈暇他謀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詔書從事璘敢違詔耶幕府語塞虜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徑趨成州分麾下擊之虜小却列營茅城谷王力疾親提兵至邠山虜聞之退師三十里據黃家街深溝高壘以守王曰虜深涉吾地而乃堅壁自固且黃家街背鞏州去巢穴近虜必遁未幾果使來告曰吾國中已與大朝

講和矣繼被詔命即抗章請朝

上以親札報可即以族行未半道奏疏乞解宣撫優詔不允乞致仕復不許到闕上遣中使鄭邦義勞問賜賚加等即召對便殿上慰諭隆渥面得旨許朝德壽宮太上見王慨念疇昔諭王曰朕與卿老君臣也自今可數八見王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御府異饌賜無虛日

先是許立家廟祭五室及是就頒祭器有旨許皇子復謁示異禮也觀者歎息以為前此未有三上章懇辭遣中使詔諭不允諸子侍王入見皆蒙異數

恩禮赫奕寵絕一時未幾詔還鎮兩宮燕饌禮均家人王入辭德壽宮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違離闕庭且萬里恐不復再瞻天日因泣下太上亦為垂涕親解所佩刀賜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兩宮別賜珍器玉帶甚寵

王復至漢中時息兵已踰年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漢中之民甚利之上降詔嘉獎

王移漢中開府未幾得疾遂請老先旬日有大星殞至是王薨軍民號哭失聲至於罷市計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為我草遺

表客曰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此不祥語王曰死
生之機默存吾胸中人安得知君第為之止直書
其事且曰願陛下毋棄四州毋輕出兵又先數日
封遺事付其家令母啓之薨之數日啓封則家廟
等數事語不及他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養於其
親矣

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義王曰信叔有雅
量而無英槩今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
竊憂之剛中未領其語已而錡果以憂憤卒剛中
始歎服選諸將多以功或告以薦才者曰兵官非

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得志而
邊人宿將之心忌矣以故其用王彥姚仲李師顏
向起皆以功顯為時名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
不問舍俸入不營一錢

王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不敢仰視士寧死敵
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持勝方金人之
歸河南議移屯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益修階
州等山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兵備
德順班師首築皂郊等堡多掘地網祁山之戰賴
之

蜀之為國岩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爭也漢高祖起南鄭舉兵而東收三秦如破竹不數年間成帝業而以蜀漢之地為關輔心腹不以封建蓋其歛迹垂翅有窺天下之變間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足以得志茲太上皇帝選將勵兵之夙心而皇上宅中圖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上實詔之曰異時掃清中原勒功帝藉以垂光億世又詔之曰宜即提銳卒直出漢中弔秦晉之遺民撫唐虞之都會又詔之曰關隴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無人惟卿駕馭激使之耳嗚呼聖天子以終蜀之事屬於王其注意如此王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後定秦定隴洮蘭熙鞏十有六州束戈提疆受命下吏虜失形勝執惡技窮龍言我威靈向風慕義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皇上擁乾休正坤儀指咸陽而會龍首作上都而觀萬國則王之餘勇遺烈凜凜生氣尚可想而知也然則保蜀之功其可既乎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九上 終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九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張九成 崇國文忠公

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紹興三年
狀元及第授宣教郎鎮東軍簽除常博五年改
著佐六年除著作尋除直徽猷浙東憲固辭言
丐休致八年除宗少除權禮侍尋兼侍講權刑
侍除祕撰提舉太平觀奉祠既久毀之亦甚謫
守邵州丁謫居南安軍二十六年復祕撰知溫

州以疾辭已卯夏卒年六十八復敷文待制寶
慶乙酉贈太師封謚

公夙學天成八歲嘿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
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
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為
法諸老驚歎曰真竒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
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
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歛膝危坐對寘大編展膺勿
懈若與神為伍乃更相警服而師尊之

公射策集英殿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
剛大為心毋遽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
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
曰今日待虜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
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
之禍起矣又曰前世中興之主以剛德為尚去讒
節慾遠佞防奸皆其本也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
之方當春陽盡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
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
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涼意淒清切想陛下
念兩宮之在北邊蠻獯擁蔽不得共此踈暢也亦

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
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孤棗溫煖獸炭春紅陛
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衰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
陳水陸飽珍竒必投筋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
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
歎曰穹廬甌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
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陛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
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
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

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兩流撫劍長
吁思欲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
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小虫驅馳駿馬道路之言
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閹人私
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
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
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踈前後
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
役候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
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旨趣論

古今之成敗將見聞閹寺之言乃狐狸夜號而鴟
鴞晝舞也上感其言擢真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
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
首選誰謂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
來未之有也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失回屈不能為
也

策言偽豫比之狐狸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勝
之康莊手劔以屬刺客衆為寒心公曰欺天罔人
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陞對上語之曰逆豫勝
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

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

公歸海昌簷笈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與言曰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太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
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
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
之原其可弗正愛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
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

有詔經筵官分講讀經史公講春秋一日論日食曰
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爰夷
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

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災及五穀怪妖迭見
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
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
戒之

公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
心足以王朕竊疑之公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
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
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莖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
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

上問顓俊尊上帝如何公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

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廼所以尊之也他
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九成為禮侍嘗從容於上曰虜情多詐議者不究異
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秦檜聞九
成在經進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
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
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
則入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既而再章求去上命
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祕撰奉祠江州
太平觀免謝辭

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
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
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為
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已遠竄為首者豈可置
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為傾邪者之
戒落職編置南安軍公與徑山主僧宗杲為莫逆
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
無所容宗杲更敞千僧閣以居之而公往來其間
檜恐其議已於是言者論公與宗杲謗訕朝政
上在經筵嘗問高閌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傳載

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答之云
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閌曰說春秋者雖
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
是閌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
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
惑衆為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
為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

公謫居南安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徃省之
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
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為

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公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公杜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况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公在南安或問公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公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公方斥異已大起告訐此其志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徼人之言子姑

俟之

公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跌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晏敦復

字景初元獻公曾孫登大觀三年第宣和末除吏部外郎檢正吏侍歷禮工部權吏書紹興十五年薨

時伊川道學為天下宗師公不遠千里而見焉先生

一見竒之由是學問日益純正士類推重

上方銳意恢復為內修外攘之計公進治本之說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天下治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

上命宰執諭旨令條其防秋利害乃上疏曰臣竊以淮甸實今日朝廷之藩籬也經營固不可後分屯諸將措畫營田未為失計惟進退之計不可不審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今日所當務者云

云臣又聞自古用兵必由內重而外輕然後根本固而理勢順今諸將在外朝廷猶當增飭守衛都督府亦當於江上固守為諸軍聲援明州等處海道舟船亦宜嚴為防備無使妄動使虜為盜來不可犯去無所得斯足矣其他不可輕議也

時用兵不常公慮朝廷輕舉因言於上謂天下之事所宜謹重而不可忽者莫大於兵蓋兵凶器戰危事一舉而勝猶懼後悔舉而不勝後將若何且以越王勾踐事吳未嘗一日忘之也然必謀之二十二年國之父兄請報者再而後勾踐許焉勾踐欲

謀者四而後范蠡許焉在我者惟人事修而天時至矣又必在彼者天人之際皆有滅亡之兆乃始蹶而趨之以務及時彼其所以卒能滅吳而雪會稽之耻者誠以必勝之策出於萬全故也今國家恢復之計誠不可後舉兵北嚮必欲有成則不可不謹重而後發也

秦檜為相制下朝士皆相慶公退而有憂色或謂公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公言為過其後乃服胡銓之貶昭州也臨安遣人械送范如圭方疇同見

公為銓求援公曰頃嘗言檜之姦諸公皆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為公即往見知府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亦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回矣

公素剛嚴為世所憚及居天官秉心益公執法甚固請謁不行親故有以書至視其封題有并及同字者即却之不納惟務抑僥競清流品甄序人物區別賢否一時銓總號為平允中興以來凡曰選格法多公所裁定士無淹滯之歎上嘗歎曰晏敦復

凝重剛方當公介然衡總有序擿發清明事無姦
滯山濤毛玠無以過之

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厭兵革
且謂南北軍兵久困征役姑欲屈已就和以紓目
前之患乃降御札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
宜條奏公奏言臣竊以自古夷狄為中國患世皆
有之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
亦世皆有之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
肯與中國和好者也然所謂屈已者當思有益於
事則小屈可為也倘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

別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既屈則又
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則必有大事來屈我
矣臣又切料專以和議為是者必謂和議既成則
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
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既成之後虜之詔令有
必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虜以逆命來則兵可不
用乎時宰相方以和議為已功力贊屈已之說以
謂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
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必行羣臣有附宰相
而求進乃說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羣議橫起何

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之則公之事遂矣宰相
納其說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與使居橫榻
公私切憤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天子為姦
臣所誤臣子豈可坐視自同衆人而不為盡言之
乎乃上疏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
念兩宮之未復不但屈已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
心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
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
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對從容獻納庶幾天
聽為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時廷臣乃務

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以為一身進取之資不
恤君父屈辱之耻核情定罪大不容誅乃由寮官
超擢御史大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陛下耳目
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
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
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唯阿相附變
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衆
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
擢左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
將奸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為陛下柰何遽與此

輦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惓惓干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愠矣今如淵廷臣將輦漸以成羣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介逐庶幾杜羣枉之門

公為吏書即罷知衢州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檜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朝夕可至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公凡論奏上未嘗不嘉納嘗面諭曰卿鯁峭敢言無所回避可謂無忝爾祖矣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九下終

國語彙編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上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周葵 簡惠公

字立義常州宜興人自鄉校移籍京師宣和六年第進士甲科調廣德軍刑曹改徽州推臨安府教未赴召試館職將試引對面授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徙農少求去不允除直祕閣知信州江東憲九年除常少再為殿中改起居郎主管玉隆觀十年復直閣十二年知湖州十三年

移平江十四年落職主管崇道二十五年知紹興二十六年除權尚書禮侍尋兼祭酒又權給事中出知信州數月罷二十八年知撫州引疾提舉興國十月直龍圖閣知太平州三十年進集撰移婺州加敷制三十二年除兵侍兼侍講隆興初兼權戶侍旋參政尋知密院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乾道三年知泉州六年告老章五上加大學士致仕淳熙初薨年七十七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為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

為侍御言自治其國乃可成功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時政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何遽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今臣一及大臣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

最後公連章極論趙子直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舉北伐係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趙再拔公入臺公語人曰元鎮已貶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一日內降差除四人

公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樂

孝宗即位公首被召時張公督師恢復公不以亟戰為然命佐夏官其後湯思退與張公並相或和或戰多取決於上而其賓客議論間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誠是曰是非曰非不將不迎不諂不訐表裏洞達無一毫之偽

上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足以聳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忠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曾

也上色為動

元顏衰主和議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相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留身固請上曰卿何請之力對曰臣欲為陛下正綱紀今不可得而正也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後之臣皆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暨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勉書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乎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誠不以為

罪第不許其去

議者多請牽金陵公曰車駕一動能保德壽不為浙東閩中之行乎他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陛下能行數事驚動天下乃可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還太上於大內盡發內帑付有司勿令近習干政汰溢額內侍罷毬鞠節飲宴內治修然後可攘夷狄上善之

公議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皆甚其言退謂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

上更獎其直

嘗論大學物格而後知至謂在人之至為智在物之至為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萬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為二及其物格則自視無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

王庭珪 廬溪先生

字民瞻吉州安福人崇寧癸未一試舍法右諸生明年貢辟雍大觀間張根以八行薦不就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後因詩送胡銓流辰州太上更化許自便壽皇即位召對除國子監簿

以老求去主管崇道乾道六年再召踰年至除
直敷文閣明年春卒年九十三

宣和末年未五十知時事阽危無宦遊意學道著書
若將終焉邑有靈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盧溪先
生執經來者戶外履滿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
苟宜民必告于當路

胡忠簡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
以詩送之曰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
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
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

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癡
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
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

忠簡賡之曰巖耕名已振京關未信終身袖手閑萬
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
上待我誰能李孟閒兩社年來欠元老蒼生拭目
望公還士氣從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危不因
湖外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
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厦將顛要

力持

後數年時相得公詩惡之命帥臣鞠其謗訕坐流辰
州遠人素重公爭以為師太上更化許自便時年
幾八十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宵分乃寢
壽皇即位有薦公者一見語合詔畧曰粹然耆儒凜
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牾權臣流落排恨殆踰二
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遂除監簿公以年高力求
歸以道誼化鄉間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
詩至是格力雄健興寄高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
也心畫端莊自其天性人貴珍之

學無不通尤邃於易晚自得於言意之表朱震胡安
國向子諲見其解皆歎賞以為必傳會詩獄興郡
守議收公理掾汪公涓奮曰王公剛介勇於義一
紙書招之必來他掾變色云自請提禁卒挾巡
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
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鐫篋中卒疑其貨也挈以
去他日公歎曰天厄吾書或謂今藏掾家云

公之再召也周益公適對禁中坐定上問胡銓薦詩
人朱熹王庭珪卿試之乎益公奏公年德文章在
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卑何故

益公曰斯人早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不進
陛下若哀窮悼屈厚加品秩賜之章服足以勸善
上曰俟其至議之

形骸土木儼然不可犯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斂衽
聞人善若已出有為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慚惕自
悔公學極高明尤工詩遷謫既久語亦奇書有楷
法自成一家平生治氣養心儵然有高舉意

誠齋楊文節序公文集曰胡公以言事忤時相久謫
嶺表先生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
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

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
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
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
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
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於
明必見媚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
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
已耳詩工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况先生
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
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

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祚
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直敷文年餘九十耳目聰
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頽之氣朝廷想聞其風
天下傳誦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福先生乎嗟乎
天人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
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
先生之過也乎先生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
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渾剛大
云

益國周文忠贊公畫像曰朝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
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爾顏醜窮則追澤畔
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善者機吾獨喻
之井無波蓋風被而文成非月鍛而日哦雖以此
千二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何

范如圭

字伯達建之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學春秋鄉
舉類試皆第一張公讀其廷策以為選首同列
有病其言直抑置乙科授武安推江東帥機召
試館職除正字改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以事
忤秦檜告歸主管崇道尋起倅邵州又倅荆南

府入對除秘閣江西倉改利路憲請祠以歸起
知泉州紹興庚辰六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九

虜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
益修論議皆切當世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
亟稱之

秦檜力主和議虜使鼎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
虛秘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曰祕府謨訓所藏
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虜可使腥膻
之乎趙竦聽即為改館既而使至悖傲所議多不
可從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之

既具草而駭據引邵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
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病狂喪心柰
何一朝為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
怒

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為功公曰是亦安能以
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為者乃因輪對言曰
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之八陵瞻望咫尺今朝
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泫然曰
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檜以不先白已益怒
檜死公入對上勞問久之公因言為治以知人為先

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

時宗藩並達而儲位未定道路切切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深憂之嘗剡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攷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為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定大計

所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孜接引朝夕不倦屬疾移書

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為寄戒諸子強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

今上由青宮受內禪世莫知公之有言近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為不可及公為人篤厚易直不事邊幅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本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有文集皆書疏議論之語

西山真文忠公跋公文集曰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

之士擊節讀之有至歎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
動百數十篇穠華熾巧極其雕飾或卒無一語可
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多且麗哉太史范公之學
得於其舅氏胡文定立朝行己大畧相似其見於
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
分必關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睹而上
思陵諫屈己封事責秦檜忘仇辱國書尤所謂光
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
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

翁蒙之

字子功建之崇安人以祖任補官調常山尉移
婺之蘭溪更調明州秋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歷
官至司農寺丞而卒年五十

紹興中趙忠簡還葬台州常山郡將章傑紹聖丞相
章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
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護其喪一日下書君
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
喻意使併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
趙氏快私憤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
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君度傑意在不但已

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朝乃往為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君女弟適故胡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悖者益怒乃誣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為尚書郎即具以其事白檜檜乃悟為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君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用當時天下莫不高君之誼慕君之名而想見其為人

周益公必大曰是時士氣未泯唁問遷客議論時事決非一族微君以身捍蔽則根連株逮當起大獄

魏公砮萬里通問情誼彌篤且為罪首非仁乎君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凡小吏忤二千石罪或不測况相公深怨宿怒決壞不得逞鼎鑊在前直趨弗顧非勇乎一物而三善從可書也君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為不澤難易輕財樂施嘗鬻田宅以濟人之急交友付託之死弗背為一尉已如此向令踐貴仕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上 終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劉錡 武穆公

字信叔秦州成紀人大觀間以父仲武功補三班借職政和六年差充秦鳳經司機宜宣和二年改熙河徽宗即位授閣舍九月知洮州兼洮東安訪使者靖康初授閣舍九月知洮州兼洮東安撫建炎二年知西寧州兼沿邊安撫隴右都護張浚奏其功陞右武大夫熙河都監餘仍舊四

年宣司授開州團練使涇原經略安撫兼知渭州紹興初降知岐州統制文政州兵馬二年統制成都弓兵三年差成都兵鈐兼節制文龍州尋復開州團練使克宣司統制官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參議四年召對除帶御器械尋差江東總管駐建康六年差權提舉宿衛親兵尋充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復主管馬軍司扈從率金陵七年差兼督府咨議軍事八月充淮西制副使守廬州兼淮西安撫八年充密院都統制駐京口九年除果州團練使神龍衛四

廂都指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十年除濟州防禦使仍舊職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順昌戰功拜鼎州觀察使尋除樞密院都承旨授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淮北宣撫判官秦檜惡之罷知荆南湖北帥二十五年知潭州兼帥使二十七年除太尉知荊州三十一年召易鎮威武軍除鎮江都統制京東河東招討使疾甚召除萬壽觀使遣使宣醫知不可起許致仕是月薨于都亭驛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紹興十年公赴東京副留守任又以兵戍陳汴隨軍
家口留順昌公乃帶王彥所刺八字軍以行絕江
淮至潁上與屬官杜亨道王羲賓及將佐捨舟陸
行抵順昌府守臣陳規得報虜騎已入東京規以
示公時公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幼緇重相去
尚遠公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公見規曰事急矣
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守規曰有米數萬斛公曰可
矣規亦力留公共守公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
在足以害敵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虜
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

者公曰其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率全軍至此
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
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通判汪若海泐檄
至行在公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登城區處城
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有悉焚之分命諸統制
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
北門且明斥候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軍人
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
公親於城上督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
賊之遊騎已渡河至城外公豫設伏擒其千戶阿

黑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公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虜衆既而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公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賊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于兀朮矣時公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為兀朮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守順昌公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用已所部兵守之時虜衆圍城四日乃移寨於

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公遣驍將閻克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既而報兀朮親統兵至先是兀朮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徃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公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而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無賊營近在三十里而

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為然皆欲效命公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遣爾作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虜必不殺汝今遣騎綽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為所得虜酋問我何人則曰太平邊帥予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爾已而遣探騎果遇虜二人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其言兀朮喜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砲具行翌日公

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虜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公取焚之兀朮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趨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明虜併兵攻城凡十餘萬而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公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東門公出兵應之賊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以韋索號鉄

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鉄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諸酋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將軍公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彥舟鄜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極暑我居逸而被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公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

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公遣屬扶歸士殊死鬪入虜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濠者虜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滿野兀朮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公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兀朮之未敗也秦檜奏俾公擇利班師公得詔不動至是兀朮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韓常而下皆鞭之於

是復以爲王褒守歸德府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公俊既不樂公而德復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下今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復慮公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賊遁去

順昌錄曰錡方被圍時遣价求援于朝得報已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前軍來援十二日金賊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賊勢動息二十二日卯時以數十騎列城下錡邀入具飯已憇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賊在城下得遙到御筆劉錡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弁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裏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

先上賜公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
公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
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
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虜之始至也統
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
後死公加厚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疋兩均
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公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
召公還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虜震懼喪
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玉師
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上謂宰執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
賊鋒兀朮遁去其功卓然自觀察使便除節鉞即
自降制上賜手札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兀朮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
間簽兩河軍與蕃部共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
入寇陷壽春府犯廬州守臣陳規病朝廷命公自
太平州渡江援淮西公兩至廬州巡其城曰不足
守也乃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
依水據山以遏虜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惟視
公兵以為安危公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

復振虜據廬州不敢舉兵逼江者懼公乘其後也
江南由是少安

兀朮陷廬州次侵和州公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
下關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虜自以為
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公遣人會合張
俊及沂中之軍時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
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
俊未至公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
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公即與德
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之兀朮缺騎十餘萬分

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
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
斧堵而前公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
旗幟也即退走屯於紫金山

詔光世世忠沂中錡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
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建康留守葉夢得亦
奏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詔獎之

拓臯役之明日俊至諸軍皆會俊之姪子蓋指揮諸
軍公呼子蓋語之曰爾安得擅揮吾軍如此號令
將安出他日當以軍法從事俊聞之不悅自是與

公有隙初諸軍之捷議當並以奇功奏俊獨抑公
功數日內侍至勞賜諸軍公獨不與又數日諸軍
復廬州班師忽濠州王進告急俊以諸軍往解圍
至黃連阜距州十里頓兵不進濠州失守公謂俊
曰我軍乏食不如退軍就糧俊不從意虜兵且退
欲以收復濠州為功公曰賊得一州而遽退必有
謀也宜嚴備之俊又不從俾沂中將神勇步騎六
萬人直趨濠州遇伏而敗時大雨水潦公軍至藕
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趨宣化公軍方食
俊遽至曰虜有兵來奈何公語俊無恐某自以步

兵禦敵願宣撫觀之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
曰探者之妄也乃俊所遣戚方殿後之軍爾公與
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公軍擒得十六
人梟首槩上餘皆逸公往見俊俊怒曰俊為宣撫
爾為判官何得斬俊軍人公曰不知宣撫軍人但
斬劫寨賊爾俊曰有卒歸來言未嘗劫寨呼二人
出對公正色曰某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
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及班師之日俊
沂中皆先渡江公駐和州不渡以聞而聽命焉得
詔許乃渡俊沂中益憾之是役也三軍進退皆主

於俊而沂中俊之腹心也軍旅之事二人謀之公不與聞俊沂中既還朝言淮西事時秦檜為相主其說罷公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材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最為可取

上以公知荆南府充湖北路安撫使罷其兵張俊深忌公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公戰不力也飛請留公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聞除公荆南竊

與人云譬之奕碁此著最高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公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

上亦知其能遂以公為浙淮浙西制置使尋命進屯揚州

公引兵屯揚州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

鼓以行軍容整甬江浙人所未見也鎮江城中西
烟如雲霧觀者填擁

公發揚州時公病上遣中使將醫往視公曰錡本無
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候敵人侵犯然
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
病也中使以奏公遂行日發一軍時病已不能食
惟啜粥而已

先是虜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公提大軍禦
之於清河寇以糧裹舟載糧挽而上公募善沒者
鑿舟沈之虜大驚公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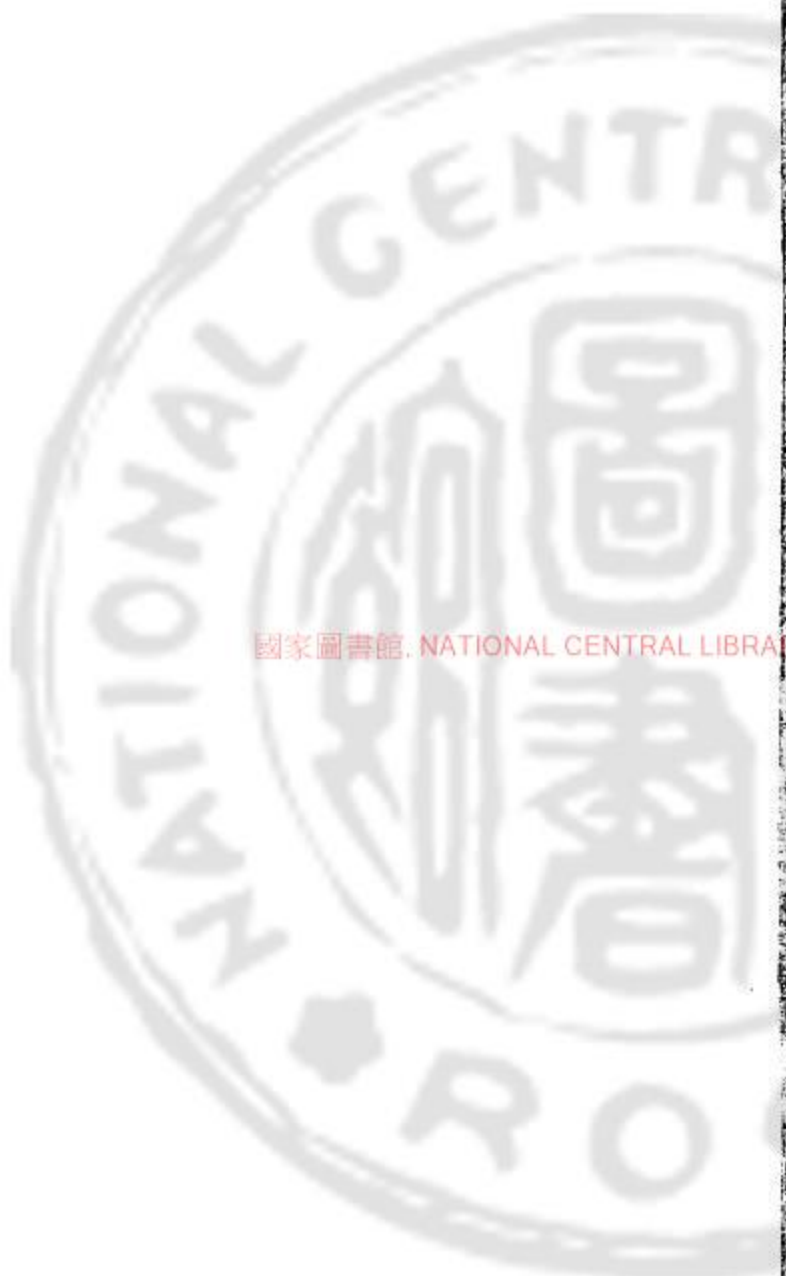
輿臨敵指揮俄而賊犯揚子橋欲以邀公公以兵
保瓜洲賊騎逼江公遣麾下設伏於皂角林與賊
報戰誘賊入張弩俄發賊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
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宣力遂遣
使以金五百銀七萬兩徧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
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旋王爵亦所不吝

公在瓜洲數月無日不戰公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
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公專防江上
會公病已劇遂肩輿渡江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
洲渡

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大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
皆隨姓名而答如響至公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
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戶從軍公之勝
兀术之敗亮所親見故其出師也欲自當公而卒
不果

有虜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
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虜者見其廐卒
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
云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下終



向子諲

向子志

陳規

李顯忠

趙密

王德

張子益

李寶

劉安羽

李彥仙

趙立

魏勝

胡銓

名臣言行錄

別十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一上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向子諲

字伯恭故相文簡公之五世孫忠肅皇后之再
從姪元符三年以后恩補假承務郎次年遷雄
州推濱州監稅鎮南節推改監儀鸞司耻與官
伍乞歸吏部改真州錄知開封咸平縣御寶勒
停久之復官監洞霄宮尋除淮南江浙制置發
運司主管明年召除淮南運判尋罷淵聖即位

召除京樂運判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戶房檢討
不就以直閣陞副使召除開封戶辭以龍圖直
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
高宗即位復為發運使邦昌以三公預政乞致
仕避之以宋良事降三官知蘄慶府丁父憂明
年奪喪知潭州以失守自劾罷尋復職乞持餘
服不許除湖東新帥於鄂羣盜起自劾乞追服
旨得終喪知廣州尋論罷遂乞告繼丁母憂吉
詔落致仕知江州改江東運使固辭旨赴都堂
稟議召至闕加秘撰與光世不協求去詔兩易

浙漕進徽制陞都運使居三月除戶侍再辭不
允入奏再三因忤近貴退即上章待罪乞致仕
不允仍除徽直知平江府復乞致仕許之壬申
三月十六日沒享年六十八

公生而秀異五歲誦書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數十
三能幹蠱開府嚴重公率群弟承訓專意詩書宗
族以為法憲甫聞而悅之

宣和間軍糧不足諸州兵多欲為變上甚憂之公奏
曰淮南歲租百三十萬上供額乃百五十萬別供
金帛又百五十萬而茶鹽之利盡在推貨此兵食

不足之本也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終上曰誠不欲費漕計公曰郡縣惟知奉行豈知陛下有社稷之深憂乎因言朱勔父子兄弟挾應奉為奸致一大石用八百餘舟一綱費輒千斛數千緡應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多有怨言上曰可說與王黼待委卿覺察公謝曰微臣踈遠付以此事死無日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凡應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即詣所部一切按治劾大沮無以施其奸歲省

四十萬

同僚請留州縣財賦一分以備移用公善而從之纔有數萬緡則密遣其屬指為羨三十萬以獻應奉司公語之曰今秋苗當理來歲之額方用四十萬有奇以補今歲不足豈更有餘乃具以聞王黼遂不敢受

言祖宗制發運經制六路財賦置糴於諸路如年額綱運未到即以所糴代發俟到依舊截留災傷州縣還以元價於豐熟路分收糴補填漕米至真揚載益以歸克經費故漕不乏民力亦寬自益課歸

推貨漕計已自不足繼行直達廢倉廩以為無用
獻糴本以為羨餘押綱使臣及兵稍無往來私敗
之利遂使盜官物負欠者十八九此漕法之所由
壞也今且請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
復始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納舊欠
在泗州者巡例奏計應折欠米排岸司復申發運
司推治仍下吏部差使臣數十員以備管押度幾
惜身計可保官物上大喜可其奏

除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時京師
戒嚴殿師范瓊遣人清野肆行焚掠公捕得數十

人戮之以聞得旨便宜繼被旨促東南兩道總管
胡直孺張叔夜進兵公至自黎陽驛勉直孺公先
之雍丘道遇守河潰將勸使立功贖過揚言東道
先鋒已敗虜於雍丘矣公至宿州選宋良嗣權鈐
轄率衆捍戰虜於是不得侵掠江淮凡兵潰在江
淮者公悉收之得數萬遣詣南京朱勝非及范訥
軍令入援時以外路平安及措置事募壯士奏京
師復以京師及大元帥府動息行下東南八路以
安人心後朝廷以蠟丸許監司郡守勤王公乃募
兵遣其屬賫輕貨十萬餉元帥軍仍請元帥移軍

曹濟約諸道同進既而被詔勤王之師不宜輕舉
衆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太康
力戰為虜所獲虜遣人分道取李綱吳敏蔡靖宗
澤徐處仁及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家屬公執其使
按問然後知京城失守二聖播遷有張邦昌僭位
之變也

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公檄郡縻之又手書
至南京尹尹邦昌之連也或勸公執尹自為公曰
時方艱難尤宜謹守法度邦昌又遣人以為詔詣
公督兵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其子澹請曰今天

下無君人心皇惑大王宜處分軍國事乘勤王憤
怒之師親帥諸將北渡大河討豕突狙詐之虜救
二聖之急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內連外結未易
鉏也

知潭州會虜大入寇入豫章抵長沙境上公分布將
士得萬餘人為守計或謂衆烏合而城大虜鋒不
可當盍避諸公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
非義矣於是虜騎薄城檄公使降公以檄報數責
之登門誓衆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捍禦雖殺傷相
當而外援不至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衆入子城

巷戰兩日乃焚虜柵奪門以出遂渡水軍於湘西
郡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人降賊者虜以故
不敢離城縱掠留四日而遁公即入城鉅治強蠹
撫安善良上章自劾朝議不樂公者以抗賊為非
是罷之

赴審察入奏畧曰陛下圖中興之業而規模未定故
號令不一昔漢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先
主之謀巴蜀其計預陳於新野今無一定之論是
以九年而無成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實安危之
所係今廊廟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驅夷狄寧

區夏不亦難乎上稱善

偽齊入寇劉光世守合淝賊渡淮公方在上江光世
欲退走乃聲言之糧時車駕在姑蘇中外震動詔
促公濟光世軍晝夜并行至太平州光世輜重已
蔽江而下公至廬州而光世已引兵出東門公直
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公路綱運上聞以
大義責光世光世乃改圖進襲劉麟走之

奏曰今急務有三一曰士風不競二曰兵籍不修三
曰戶版失實又言虜情不可測宜飭邊臣嚴備之
知平江聞王倫使回欲行非義之禮公歸意益堅復

乞致仕仍奏言聞使人以詔諭為名臣切惟自古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諭韓世忠却之臣聞本朝使金者多於城外經過自有此例已聞國信計議所訖公不肯拜虜詔故也

公天資超邁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為置死生於度外識慮深遠洞見物情剴劂治煩迎刃而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為政雖嚴而宅心忠恕神觀爽邁超出群衆議論英發忠誠動人蒞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

見劉安世問為學之要安世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

教也公敬受而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器之深加歎賞曰異時必有立於世胡安國嘗言於廟堂曰向某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狗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

方臘作亂朝廷下發運司捕之公為屬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安世尹南都陳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不果用

公有薊林文集朱晦庵序之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弟死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據其

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
形解尸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
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
其志可謂杜執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
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
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
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
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
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
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

維儲光羲之詩非不愉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
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
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
驗於今而竊於薊林向居士之書而有感也公之
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
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
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
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
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霸府之號
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強虜百

勝之鋒遏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讐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為之於不可為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

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竒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是必有其本矣
每入覲皆求歸上高之親書薌林二字以賜

向子志

字宣卿以伯未嘉郡王宗良恩任登仕郎政和七年調華州兵曹宣和六年中山府錄七年辟府屬靖康初丁父憂吉除均州倅未上攝真州呂相薦於高宗召對加直祕閣兼淮東帥虜來

退保河南坐降一官時建炎四年也知江陰軍
從駕還過明州就知本州丐守道州紹興初朱
勝非出督檄為參謀攝洪帥論者以激曹成之
變降官罷居數載祠主管崇道五年郊恩復直
閣守衡州六年宮祠尋罷以諸司奏八年銜寬
自訟改正復直閣湖北憲沮之者中傷罷歸十
一年奏祠十四年以不附時相貶三官十七年
叙復二十八年起知道州在任半年復職改知
廣州未上言罷三十二年江東運副隆興初淮
上戒嚴復職名無隨軍運副使二年奉祠疾作

上納祿之請乾道初守本官致仕享年六十有
九累官太中大夫

朝廷遣張俊董師北征先遣二大將取靈壁虹縣符
離三城二將失律師潰張公欲渡淮而敗書聞中
外洶洶幕府紛然公為隨軍轉運副使安然無懼
呂丞相檄公守真州范瓊潰將郭吉據州治妄作拘
執官吏莫敢誰何公拏舟及城行謁先聖還坐黃
堂稱太守吉震驚焉視事閱月官吏上下皆得其
所吉自公來縮手不敢肆及見府庫充滿將不利
於公民間有竄伏者一日率其屬而入公坐堂上

迎謂曰汝知前日罵虜而死者乎吾兄也吾固不
畏死汝為將不能禦盜尚敢殺太守為顧左右取
劍授吉吉奪氣膽落哀鳴推謝乞招集流亡以自
效

公天賦正性用志不苟孝悌忠信之外不學焉逾三
十已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屢得屢失若無也所
臨輒有聲去復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羈旅中
奉先之念不忘也事小定營居室立家廟採古制
為祭儀拊養兄弟宗族幾百口人無間言嘗任已
子復推與死節兄之子又官其兩孫歿之日一子

五孫尚白丁其篤行特立有如此者

自幼慷慨有大志見諸老先生輒抵掌論世事劇談
雄辨常欲折其坐人而諸老先生亦莫能與爭也
其天性剛毅故與世多忤雖屢抑而不自悔也

靖康初虜再犯京師明年大亂公乃歸於陳建炎二
年虜侵陳蔡公之兄忠毅公先有德於蔡蔡借留
於朝而朝廷已別除人就起復知陳州至是虜人
圍陳忠毅公誓以死守先遣公走京師求援於留
守宗澤公見澤無出師意急歸而城已破忠毅公
罵賊不屈與諸弟三人皆死之公與一男一女乃

徒步間關收斂兄弟遺骸而塋之訪尋骨肉之存者携挾南渡

公先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象建祠于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姦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公為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以兩鎮節度使相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公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

無告之冤咸得伸雪

張忠獻薦公守衡州時大旱米斛萬五千錢公分遣使臣賣金糴於鄰州之豐稔者計本直與路費量其價糴於通衢每升為錢六十饑民驟得賤米所活不可勝計公拜宮祠士民相與羣聚擊鼓於提刑司願舉留鼓為之裂提刑惶懼夜半登舟出巡以避之及公戒塗日闔城遮擁哭泣聲聞數里非若近時文具而已

公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其言常與胡文定公談當世事文定頗稱秦檜靖康

時事公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如是乎文定既歿檜姦邪日著文定之子明仲與公追復前說曰昔時侍先君子能預察姦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

公之學聖人也非誦其言而求名稱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而已公之為政也非苛察而姦蠹為之膽落者非使而然也謂職分當然而身正而已公之介廉也非著意以矯世而倣伯夷之清者也於道不苟而已公之明白也非循私而取與若日月之

晝夜者也善善惡惡而已公之為文也非鈞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也落筆遣詞而盡意之所欲言而已公之設施也非能捧土而塞飛湍瀑流者也行其義之所行而止其義之所止而已然為學為政介然明白文章設施皆可得而形容若其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居其室而發樞機千里之外善應而動天地者不可得而形容也

妙喜贊

脫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為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埭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

寅韓璜自天柱峯南襍被枝筇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觥賦詩逍遙襄羊興盡而後別

胡寅

作有裕堂記

陳規

字元則安丘人登進士第以通直郎宰安陸攝德安府建炎初特轉朝奉大夫龍圖直閣知德安四年除秘撰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紹興初陞徽制二年陞徽直三年為顯學兼池州守十二月充龍直知廬州四年四月召引疾提舉太平八月復守德安五年貶秩二等九年三月

知順昌府十年閏月充樞密直學士尋知廬州十一年五月卒

公知安陸祝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公攝府事公辟進士安陸韓之義及寓居十餘人為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兵禦進却之人心稍固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公開門公不答翊日早遊騎至城下與進軍合又翊日引眾攻城公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屋皆盡懼其藏賊也在又以砲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公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

聞之皆墮淚蓋時未知虜已登城也公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

公在郡四年屢破羣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人或以此疵焉

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迎遣被虜人出首免罪給公憑令歸鄉并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張世黨納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

公奏本鎮屯營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公與羣盜屢戰自揚進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公方會食有告變者公捕而詰之問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公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之

公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相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

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六升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無行營田事府縣官無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制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初桑仲既為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李橫于鄧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兵縞素圍明于郢州攻之彌月明半夜縋城石壁而下順流至德安公謂曰仲鎮撫也汝為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公曰仲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

孝感闕令久公聞韓適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為尉無邑事適去縣十里臨江築壘以捍賊有告其謀反者公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為賊破者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為反適叩頭請死公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適斬謀亂者數人以獻公上其功于朝命之以官

初橫聞明奔德安聚眾圍德安公登城諭之與和仍送米百斛橫受之公請退兵橫曰襄陽兵至矣無可議者於城西北隅造天橋填濠皆畢乃鼓眾臨

城公率軍民登城禦之公坐城樓砲折其指足容
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公出家財以勞軍士氣
益振韓適來告曰孝感有米百斛路梗不能達會
大風雨公乘勢呵殿而來賊疑有神卒不敢擊公
求援於朝未報橫使人欲府之妓女而去公不可
卒不與時橫填濠不實而天橋陷公以六十人持
火鎗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
皆盡橫拔寨遁去

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召入朝首乞罷鎮撫使又言
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善之

知順昌得報金人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
客公以報示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
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公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
則能與公共守公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公亦
力留錡共守及賞城守之勞公曰虜賊敗盟臣倉
皇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畧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
捷致賊不敢逼近城此皆錡功臣何力焉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一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李顯忠 忠襄公

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其先唐諸公子也自唐以來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祖孫相承長雄其鄉建炎二年以功補初階稍遷廊延路兵馬都監克第六將知同州密為恢復計志不就遂奔西夏紹興九年自夏國歸朝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十年為三京招撫使司前軍都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十二年除保信軍節度使瀾東馬步軍副都總管尋降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住二十三年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次年改選鋒軍統制二十九年除都統制亮渝盟克御前先鋒都統制尋除御前諸軍都統制三十二年授淮西制置使京畿河西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授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孝宗登位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初兼淮西招撫使自靈壁還責授果州團

練副使潭州安置又移撫州歲餘移信州乾道初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尋復隨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丐祠改提舉台州崇道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六年除侍衛馬軍司七年復太尉九年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淳熙四年召除提舉萬壽觀奉朝請五年七月朔薨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嘉定二年賜諡

公之在母也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聞之請觀之曰所生乃男子當以刀劔七弓矢鎧甲各一寘母左

右夜未半鷄鳴犬吠必生也果然公生立於蓐火
光燦然一族異之

公生而卓異長七尺風神堂堂自幼儻有遠畧忠
壯秩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於戰陣
取富貴何籍門蔭耶

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鉄旛竿者令頓遇等潛謀通
蜀將距渭水共為恢復之計乃遣使臣白彥忠黃
士成崔佺以書抵宣撫吳玠冀出兵外應時撒离
喝挾貴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侍飲
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

利於已稱疾不往撒离喝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
領桀黠者百餘人欲以掩公至則踞坐聽事公使
人扶掖見之撒离喝作色謂公公謝以墜馬傷足
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殺之別
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撒离喝
縛馬上將以南歸為質謀迎北狩之轅公有恩於
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
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會有人告變
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臯拓拔忠等近百
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

伍交原凡關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憇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擁撒離喝謂追者曰追我急即急殺之矣故虜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撒離喝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自誓公曰汝國本遠夷大宋優禮厚幣講好修睦而汝國遽墜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

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我出吾家屬洎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戮及不辜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獲汝必不汝放三也撒離喝聽命唯謹次第折箭且曰如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撒離喝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撒離喝歸朝值洛水汎濫無舟可渡又虜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公不得已遂奔夏國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揚推誠

公亦無隱自茲無彼我之間揚因暇日語及虜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有間者自延安來報自公之西虜人即飭兵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眦恨不即死以復讐天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揚揚延之卧內相與對酌因懇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揚借兵將以復讐揚惻然翌日為公請夏主曰彼能為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豪酋號青面野义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

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俘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譟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义者金冠鉄面具畫如鬼物故號野义少選野义持大刀跨馬名赤馳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义問公為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义怒揮刀躍馬

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野又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捽其背野又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蹙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為復讐之舉無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為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害吾親者若得其

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縋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而有捕二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虜人既還侵地國家賜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偽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為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屬南望拜赦郡人安堵

公流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效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徃徃懷土公度不可強但取願從者得三千餘人公薨延部

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怒遂擒樞同時領衆歸朝高宗賜對便殿獎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燕犒賜賚恩意甚渥時公年三十也

兀术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表公為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于拓臯兀术大敗公追至孔城獲耄

倪之被虜者以萬計

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強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慮公矛盾其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豫與參政錢端禮賀允中兩府曹勛郡守蕭振日為棋酒之樂徜徉于泉石間無廢閑色時岩壑朱敦儒亦居是邦群公每有勝政朱必以詩詞紀之

時虜使言公私遣人過界詔令分析會公上恢復之策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遂降

官奉祠台州居住

逆亮犯順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禦營先鋒都統制候騎報賊東京郭副留韓將軍兵萬人渡淮公領趙康年曹高麥韋永壽劉彪等與虜戰于大洲首挫其鋒乘勝掩擊過淮虜軍溺死者千餘人俘降甚衆復還舒城八合淝又携張師顏馬司精銳由安豐花壓鎮取順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悚至則拔之擒王千戶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德而還後亮親擁兵犯淮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淝權退保和州

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裕谿口之衝尋報權棄軍渡江人情洶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允文參贊督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虜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虞公曰朝廷已令李將軍交此軍爾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輩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亮至揚林瞰江築高臺植二黃旗中張黃蓋亮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恃衆以為江可渡也公即措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

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截其二於蘆洲港中伏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振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盛新戴臯張振張榮逆擊之我師鼓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尅敵弓射之中者洞貫虜溺水死者不可勝計賊於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日煙焰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擒撒離喝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為曷若稍却容我渡軍為一戰決

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為後拒公分兵絕江陣于和之城下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縱火公領軍塗甲冒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章永壽頓遇趙宣李宗正等襲至香林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寨以來邀擊虜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岢峩巨艦舳舻相銜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偽詔遣校尉張干秩挈舟來諭

王權謂亮提兵過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
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
事答之庶絕其冀望雍公以為然遂作檄曰昨王
權望風退舍使汝鵠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
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
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誅但備一戰以決
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賫往亮得書大怒數
諸酋不用命致揚林之敗將斬之諸酋哀懇久之
曰姑赦汝朝日各備戰艦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違
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為備

甚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
乎遂殺亮亮斃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諸子得
對便殿各賜金帶

孝宗登極公陞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王音獎諭賜
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岩會都督張浚自任恢復
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馬司及池州駐劄
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為之副
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
淮東公即禡开建旆誓衆啓行五月渡淮偽都統
蕭琦領兵拒戰于陡溝張左翼公指謂諸將曰此

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為先鋒公授以方略一鼓而虜騎奔潰公進軍距靈璧纔數里蕭陳以待公遣時俊員琦率兵擊之張師顏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橫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璧城中步卒洎偽官相繼出降遂復靈璧

初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璧然後併兵兩西公剋期得靈璧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璧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

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己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賊降相公耳公曰此來本為國事將此功與公奏捷願無疑也邵終怏怏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廡師顏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為何辭而遽回軍萬一搖動衆心有誤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虜且大至吾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

張正當仰遵聖訓復占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
軍靈璧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靜安鎮公待以
禮命將官吳溫館伴甲辰公軍傳於宿州城東公
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踵人情翕然咸
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虛實是日邵軍亦至始合
戰于城南大王湖自朝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
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
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
有來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璧
就糧而歸公曰所以約賚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

耳令諸軍破城早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
厲將士翌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
爭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內賊軍巷戰公麾軍
盪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
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督促邵始渡濠
登城郡帑金帛即追庫務官吏對宏淵等按簿籍
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
事用郡人所舉也先是都督魏公移書于公曰昨
陛辭日面奉聖訓車馬渡淮即令邵侯聽公節制
仍令具知稟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

軍分節制邵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

偽元帥李撒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于櫻桃園適督府察視虛實者見之為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二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既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今得宿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何邵曰洪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召陝西諸路軍馬會於東京必來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數為王師

所敗其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州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嘗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吾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既下可以重賞募土豪數萬為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雖陝西兵至道路遙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況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為虜用此吾萬全之策也邵雖心伏其謀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為然辛亥逢明親接抱鼓激勵士眾戰酣公

免胄躍馬揮戈所向披靡孛撒退却者三虜大敗
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言曰當此
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且畏熱况烈日中披甲苦戰
人何以堪衆心遂搖無鬪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
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世雄
陽為虜劫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
移軍入城虜謂我怯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
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千
百人將士爭奮擊虜下城虜兵攻南城者斃於樞
木矢石積尸齊羊馬墻濠水盡赤虜既數敗苦熱

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
既翕於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
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
幾里而能遽至是耶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
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無盛夏而成
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吾追兵耳姑留三日
觀之於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
盍去至曉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
平中原耶而沮撓若此會勅書至有見可而進勿
隨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

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強敵七戰七克連拔
三城降虜右翼都統蕭琦萬戶蒲察徒穆國戚同
知大周仁三百戶百人長及王甲等破宿州斬麻
葉萬戶柳葉千戶城內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
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
萬餘人於是軍聲大振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
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來以
為內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
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備
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

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
之役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
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內
叛相應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
功怯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
退師為是公還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過
於已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奉朝請
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
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不協故過
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

公一日對於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命寫真閣下
越明年按視營屯還敷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錄前
功也未幾引病丐祠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石閱五
年上思之詔奉朝請中使勞問江津賜銀合茶藥
入見上撫存甚渥繼又出內帑金賜之

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
以馳射為戲不舍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
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
行壽春道中馬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
一矢中口貫額于地後騎爭以戈斃之公之用兵

奇智百出以勇果濟之故先計後戰卒如所料遇
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優游甚暇屢以少擊衆取勝
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軍者臨敵公常戒
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汝私
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公雖不喜文飾然
前代治亂近時得失疊疊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
論切中於事情人所不逮

靖康間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白日
及敗兀朮於拓臯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
符離雖志不就亦足暴白於世矣

公逮啓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
為將殺伐不為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
已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纖毫累所不獲者國恩
未報大讐未復耳且囑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
以追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
竟寂然而逝

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十一 下終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二上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趙密

字叔微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
殿授河北隊將以步將戍燕大元帥建府檄統
先鋒援京師以功補閤門祗候建炎間轉武節
郎左軍統領進武功大夫為統制紹興初陞親
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進中衛協
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拜宣州觀察使十二

年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受詔主管侍衛步
軍除定江軍承宣使進崇信軍節度使錄管軍
十年勞轉太尉三十二年拜開府明年領殿巖
又明年告老以萬壽觀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
保虜犯淮孝宗起公重臨和議旋成乞歸除醴
泉使乾道元年致仕尋病卒壽啓八帙贈少傅
公生四歲知學所居茂林芾翳異人不知所從來憇
其下而咤曰是宜有貴人宗黨子弟爭出揖了弗
視最後目公曰兒是已壯當以疆場之事傑立語
罷索酒一引空其壘去不復見

虜陷揚州士民爭從乘輿渡江衆數萬畏不得免公
露立水濱麾舟訖濟悉拱手加額稱為佛子至以
標其軍

受詔入衛時方多虞申儆千般幾通夕不敢寐忠勤
結知自茲始以其生於酉命繡雞於旗并錫之斧
及賜常御巾履

海寇朱明暴閩連歲不少戢臨以官軍勢益甚以誘
公即擇畀張守忠方畧且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
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集矜定之甬

南北通好戎備頗玩弛整理訓齊常若待敵賞勵介

士空單帑藏不惜筭無無衣

虜亮南下諸道御之徼賞者得一級匹馬亦飛驛告捷公言彼傾國涉吾地那得久堅壁以老之伺間而圖之萬全計也屑屑上功那用許亮竟自滅公天性簡諒幼嗜兵書雖用武爵顯而詩書俎豆之習終身不少置資治通鑑或成誦不脫口閑暇接賓客笑言融怡處躬渾然無微玷可指

王德

字子華通遠軍人從劉光世勤王為前軍統制以斬韓世忠部將編管江州光世為御營副使

復起為統制累功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加清遠軍節度使張俊入樞薦為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秦檜忌其英勇罷為浙東副總管紹興駐劄復為湖北總管荆南駐劄紹興二十四年卒

善謀有膽勇方張遇據池州劉光世往討之以百餘騎進為遇所敗公以兵救之得免追至江州敗之雄勇無敵軍中號為王夜叉

虜犯揚州光世兵潰公引兵四百至和州城外會張育聚兵五萬據和州移文令公聽其節制公不從

育親領三千兵來却之公盡伏其兵於深林草中
育至不見公乘馬往來於草中尋之公與弟青并
王世忠挺鎗躍出刺育墜馬斬之復移文城中招
育諸將令聽節制諸將聞之皆降公乃入據其城
待育一家如親戚撫其諸將皆如故舊人心歸焉
俄而羣賊張和尚以兵五萬來寇置書於公曰昔
張育殺我骨肉故我來復仇耳公書解之不聽又
來索育之骨肉公盡斬育一家遣其頭勸之退兵
和尚曰此但育一家而已必盡斬其一軍老少我
乃退兵矣公乃宴諸將告之感請死戰乘銳一擊

潰之和尚走為鄉兵所殺其衆盡降公領兵十萬
渡建康見光世光世喜分為六軍軍威大振
金賊寇淮南公與戰于滁州桑根敗之再戰于和州
又敗之未幾逆豫復遣兵入寇公被命往戰于滁
州渦口敗之又戰于安豐縣敗之斬三千級劉麟
亦領兵犯廬州而聞猓先為揚沂中所敗遂望風
而走公等擊之降其兵數千光世請宮祠罷兵以
公為都總管命呂祉往節制其軍鄺瓊王世忠等
不伏訴公于朝公奏諸將驕暴命公以本軍歸御
營而瓊等果叛

拓臯之戰金虜將邢王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為兩隅夾道而陣公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田師中麾兵薄其右隅虜陣動公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虜大敗劉錡謂公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

兀朮寇淮西命公與戰昭關敗之又戰仙宗鎮敗之揚沂中戰兀朮於拓臯兀朮陳兵三十萬沂中輕進為賊所包部下多死公以騎軍橫擊大破之殺虜萬餘沂中幸免遂復廬州

張俊大軍至亳州城外公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

與俊會鄆瓊聞之謂葛王褒曰夜叉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遁時俊軍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公為多公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兀朮再圍濠州公勸張俊沂中急往擊之後以糧乏俱退軍黃連鎮濠州陷俊密令沂中往收復之虜伏兵數十萬皆起沂中被圍殿前司兵幾殲公與田師中等往救之力戰濠州奪沂中出而兀朮退兵於是而有節使之命

張子益

字德高其先鳳翔人後徙秦州初從韓世忠捕

苗傳補承信郎又後叔俊遷武功郎紹興六年
敗劉猷授武功大夫閤門贊舍明年除御械授
昌州刺史江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授登州
防禦使兼宣司衙兵副統制明年以功除興寧
軍承宣使和議成除建康駐劄御前諸軍統制
十三年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
步軍都總管高宗幸俊居授安德軍節度使三
十二年為鎮江都統授海州尋以疾還鎮江授
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赴卒年五十一贈太
尉

紹興七年兀朮陷廬州寇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
諸軍雖已趣裝未發俊遣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
者勝公及王德鼓譟而行徑至城下馳騎先登入
和州虜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
擊虜俊遣公與錡會大戰于拓皋敗之軍勢赫張
兀朮復犯濠州公又敗之於周梁橋

公自鎮江往謁張俊俊與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
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俊奏公才勇而性剛氣直
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淮上措
置招徠

虜攻海州急詔公往援之公至鎮江乃整齟師渡江
至楚州虜知公且至有退意有大呼于城外者曰
我知爾大軍來也頃之公率騎軍至步軍猶在後
也魏勝出城外與公議戰

公先至楚州時淮東漕龔濤謂虜十倍兵力不支宜
虛張聲勢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公曰彼
不救淮陽奈何乃亟趨漣水擇便道以進虜聞公
至斂大伊兵陣磨行公率銳騎先進諸軍絕道以
請曰敵近不可進公不從賊望公旗斷二橋而去
公夜布橋而進

翌日至石湫堰賊萬騎陣於河東公與相射至暮解
鞍秣馬憩於河西賊不敢動中夜大軍至即架梁
以渡黎朋翼衆軍追之二十里

賊再陣於海州西北諸軍見賊兵衆不敢前公曰彼
衆我寡利於速戰不可使賊知吾虛實亟遣統制
張圻等掠敵圯中流矢公令諸將曰事急矣國之
安危在此一舉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
戰賊大敗擁入河溺死者半虜復整軍來戰公再
率精銳擊之獲車馬鎧仗萬計暮至新橋西虜再
陣問主軍者誰答以張循王姪虜嘆服曰小鈇山

也公又率軍追殺會日晡賊殲焉餘騎遁去公還定海州民皆出迎以手加額至繪像祠之

李寶

字 乘氏人初從岳飛為馬軍後為統領至紹興三十年為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三十一年入奏事請徙守江陰後之後以海州功超授右武功大夫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招討使浙西沿海制置使

公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為潑李三岳飛入朝公願

歸軍中飛未之奇也公怏怏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公抗言欲歸者寶也衆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公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以公統領軍馬屯襲城守黃州乞於浚江州縣招水軍効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千人自隸從之

三十一年公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公言連江接海便於葭船無若江陰

臣請徙守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公即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闕問方畧公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今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

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一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

公自行在還江陰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公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給資糧器械濟之放蘓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公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酌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

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公大喜促其
下乘機進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
進

逆亮踰淮慮魏勝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海
州公師至東海縣虜圍海州鼓聲震十數里勝使
人邀公同擊虜新橋公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
此虜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接虜奮擊
士皆一當十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
公公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
豪傑聚衆爭為應援

公與虜舟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亮用降
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蘇保衡
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
事畢令雄州刺史阿瓦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
島公舟泊石白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公
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
戶也公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胸
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
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
睡畧不能動雖衆何為公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

黃瑞禱于石白神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楫師歡抃
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風
忽自拖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
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囂呼
分掣碇舉帆彌旦數里而帆皆以油綾為之舒
張如錦繡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兀無復行
次公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
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公叱健士躍登其舟以短
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
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五人

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獲亟引去得倪詢等
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器甲糧斛以
萬計

公盛兵厲氣欲乘勝席卷公佐切諫謂亮渡淮已陷
通泰得遠地失近土且有腹背憂公即日還師駐
東海視緩急為援遣曹洋奏捷

捷奏至上大喜即召見洋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
天下倡矣即賜詔褒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
幟

上至鎮江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戈船公後上行

因陳符獲與所得百尺舟上獎諭甚至因歎曰始
朕用寶謗書盈篋至謂必復後偽今竟如何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二上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二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劉子羽

字彥修忠顯公長子以門蔭入仕宣和末忠顯
辟為浙東機宜為大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
定復辟之尋除直祕閣丁吉除祕撰知池州改
集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叅贊張忠獻入
蜀辟為叅議紹興四年除徽州制拜利路經畧
使兼知興元除寶文閣直學士尋責散官安置

白州忠獻八相召除集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
議軍事以朝廷欲用之顧親年浸高力請歸養
以徽猷待制知泉州忠獻罷言者論之復責散
官安置漳州會江上擇守起為松江帥知鎮江
秦檜忌之復以祠祿歸十一年十二月卒于家
年五十累贈太師

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衆人惶撓失措公
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
敵決機殆無遺 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為政發
姦摘伏如神所治不畏強禦而天性孝友接人樂

易開口見肺肝輕財重義振人之絕傾貲倒廩無
吝色許國之誠至沒而不懈也

自虜入梁洋蜀大震劍南諸州皆為徙治之計撒离
喝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公與吳玠
謀以兵邀之於武休關不及撒离喝遣十五輩賫
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
為我言於爾酋來戰即來我有死耳何可招也玠
亦遣撒离喝書以大義責之虜糧匱死傷者十五
六遂遁去公以兵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
其餘衆不能自拔降者凡十數柵虜之喪失莫甚

於此

張忠獻富平之敗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鈇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血脉不相通進退失計悔將何及為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備奈何為此言乎張公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奉命北出復以單騎

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寨虜知我有備引去

公謂虜用騎兵利在衝突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約二將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退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徵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朝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

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後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蘗食之遣玠書與決玠得書泣其愛將揚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為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

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地据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即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

撒离喝兀术箠時方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貳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為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

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
卒全蜀境公還興元分遣官屬安集勞來自是兵
勢日振方更恢遠略然張公益困於讒公亦繼被
罪矣

始吳玠為裨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
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公徙白州玠上疏納節贖公
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

公在鎮江會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
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既而
虜騎久不至樞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

虜異時八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
居頃之虜果復以和為請而使者乃植大旗舟上
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
伴使者見其有異大懼請之不得至以語脅公公
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
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張俊還朝
上聞公治狀及所料虜情亟詔復舊職公以和好
本非久遠計宜及間暇時修城壘屬器械備舟楫
以俟時變

公守泉州進論時宜劄子八事論江北戰守二策曰

臣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今日淮甸雖置守帥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閔之市或聚烏合之徒敵人一至則冰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與敵共之虛聲所搖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一二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則大

勲可圖也

論襄陽形勢曰臣聞善奕棋者不爭邊角之利善立國者必強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昔人以為用武之地故三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強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經理未遑亦幸敵人弃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為戰守計分遣別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

月更為後圖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轍復欲爭之固已難矣

論禁衛曰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大原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負僚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舉皆總於三衛訓練精閑故能坐制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勁兵驍騎分

隸諸將沿江戍守蓋救紛解急枝梧目前未暇長顧遠慮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重兵以為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王豈不知指撓目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其所防者深也今三衛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扼欲望陛下遠鑒吳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為統帥則威聲所懾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強本固基為社稷長久之計

論守江曰臣竊見六朝之守國也皆輕戍江北重戍

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強根本外固邊陲敵
來則出驍將合銳兵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
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此兵遷延之絕畏首畏尾
往往狼狽亡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邾其
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三萬人不
守引敵致寇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
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
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
時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謨非
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

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所居各
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
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
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
六朝重戍之謀攷三子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
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場安安我既出於上策者
矣

論舟船曰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
不特防隄岸塞險隘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
十倍飛棹楫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

之利無出於此伏見巡省已來暫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事畢而已陳利害者以為常談習游泳者以為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於長江攻羣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象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長槽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

小舟欲輕扶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剽善沒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魂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也論南兵曰伏覩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即逃亡議者乃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後使橫加箠辱衆情憤憤遂皆潰散因知逃亡非其本心况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楚之伯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材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

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無仰於
此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
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愚欲望將諸
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帥不隸他營
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
聞目覩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
習以為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論吳蜀曰國家自南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
殆無寧歲往年數窺梁洋故江左稍安比年頻犯
江淮故蜀無重敵犬羊之衆棄其所長梯岩險冒

濤江蹈必死必亡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
無畏首畏尾之虞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
吳蜀為異邦然當時所以謀困曹魏者常萬里剋
期表裏相應况今二方一統力不應分竊見金房
荆襄境壤相接乃西南之交吳蜀之會也若虜迫
近江淮陝蜀之兵當稍循金房而南若窺全蜀則
上流之兵當稍循荆襄而北批抗擣虛互為聲援
以分虜勢庶幾狂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
全之舉也

論募兵曰竊見金虜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

雖獲酋渠殲醜類捷音繼道然塵兵酣戰殺傷殆
相當臣聞自昔戰爭之時裒兵益衆固非一塗或
取之內郡如蕭何發關中卒以補兵闕漢威復振
是也或取之盜賊如諸葛恪取丹陽勁民深加慰
撫籍為甲士是也或取之逃亡無賴如馬隆募洛
陽勇士無問從來立標簡試自成一軍也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二下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三上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采正

馬嘉植培元

李彥仙 忠節公

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後徙于鞏建炎
初為陝州石壕尉二年三月以復陝功遷閣門
贊舍就畀陝兼帥事遷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
制置使四年虜陷陝沒張俊承制贈彰武軍
節度使建廟商州

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

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
公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宣
撫公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
之復從种師中軍師中敗死公走陝

陝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及金人屠陝州經制
使王瓌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公尉石壕
獨如平時歸者襁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觜石
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觜諭衆曰
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

日虜復據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升前阜嫚罵公

單騎衝擊挾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觜
公邀戰伏精兵後掩擊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
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
壁

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公
陰縱麾下往約日內應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
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
坡龍塘溝以八表裡夾攻僵尸相籍遂復陝

河東人先倡義拒虜公約胡夜叉者為助餒以汾河
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公誘殺之奪五千衆邵隆

邵雲本其黨欲為復仇公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
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應乃分遣隆
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
援至不克悉哀所俘首長護送行在上谷歎賜袍
帶槍劍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俾疏整蒐軍繕鎧
廣屯田訓農耕作家業素留鞏取盡至官曰吾父
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心

烏魯撒拔圍城公塵闕七日虜傷甚跳奔婁宿孛謹
自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譟俘截十
八婁宿僅以身免制使王庶擢使輕軍犄角次虞

鄉虜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時河
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應公益治軍欲請于朝乞
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三萬會張浚經略川陝弗
許

婁宿衆十萬圍陝公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
亂縱兵乘之虜稍退建炎四年正月益生兵博壘
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公隨機拒敵
又為金汁砲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曰憑
堞須外援浚為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
曲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公聲績逾已幸其敗

詭計不行丁巳城陷公扶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
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

虜先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公
叱之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為虜惜其才必
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公平時
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羣伍中死虜不能察

公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
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箠遣帳下往皆裸就笞不
敢出一詞時同華長安盡為敵藪陝斗絕一隅初
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虜角但誦忠義

感動其下每拜君賜暨取敵金貨悉均之毛銖不
入已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三百餘戰皆樂為用
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
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
涅文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日磔解
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剗刃
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如此

趙立 忠烈公

字 徐州張益村人政和中隸州之武衛軍

後補本軍都虞候建炎三年以復徐州功授忠

翊郎就權州四年權楚州會分置諸鎮嘉其殊
勲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州漣水軍鎮撫使兼
知楚州金人圍楚州相守百餘日戰沒事聞輟
朝一日特贈秦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立

廟楚州

政和中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來習知山川人
情向背累歷戰功聲名隱然

王復守徐州公在帳下時金賊已盡得河北兵勢彌
熾所至官吏望風退避及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
命公專往來守禦外援不至孤城益危公六中飛

矢三中兵刃猶拔矢裹瘡洒血以戰復忠之自持
危酒揮淚以賞公粘罕憤其城難拔大益攻具城
破復堅坐聽事不肯逃遣人謂賊曰死守者我也
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猶喻
復投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盡室遂被害

公巷戰奪門以出為賊所得夜殺守者八城潛求復
尸慟哭掩蔽公知賊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
兵邀擊於外斷賊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
千計擾擊紛散四出軍聲復振盡圍鄉民為兵軟
血相誓戮力平賊退者必斬公之叔辰後期而至

公謂曰叔以我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遁去追殺甚多遂推公為長公拊循其民召使復業又奏置王復廟城中遇出師及歲時必率衆泣禱曰公為朝廷守節以死必能陰祐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

杜克守建康命公會兵楚州公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赴之時賊號托落郎君圍楚州益急往來艱棘公斬刈道路行至淮陰遇賊且行且戰出沒賊中凡七破賊遂抵城下楚人被圍久聞公來歡迎鼓舞公時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箝破

齒鑿骨鈕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公色不變賊益兵不已用攻具數百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者數十公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城掩殺賊大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公又敗之至五月兀木自浙歸又屯于楚之九里徑欲斷公糧道公又大破之

劉豫在東平遣公故人葛進等賫書誘公令供賦稅公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德持旗榜招公具言金大兵將至必屠一城生聚公令拽出就戮德大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一言而死

公曰吾知忠義為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
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公忠義之聲傾
天下遠近嚮風下之

賊兵皆會孫村浦公念敵以衆抗孤軍非鏖戰不能
成功提師襲之賊大破公私謂僚屬曰賊自山東
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後將先取京東
已失諸郡室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水賊
張榮乘亂鳩張公親往擒之併其糧食將經營京
東行至寶應縣承州報虜復聚揚州公遂歸賊再
傳城下公慨言曰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

州而已出北門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
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

公每劫寨必殺獲不貲或命偽於城頭張樂宴飲賊
疑公在座公乃絕城潛入賊寨殺戮矣

賊併兵列大寨城下公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
領驍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公手奮二
槍賊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騎追
公公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戰公
以三隊應之賊旁鐵騎數百橫列其陣而圍之又
中飛矢公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

者無數賊大進攻具薄東門翌日填壕將進公率
衆拒之忽報賊近城矣公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
將觀其詭計且令此賊死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
未半賊飛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吾終不能
與國滅賊矣令舉致二聖廟聲言疾病祈禱使賊
不悟言絕而終

公家屬先死於徐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
中書記城陷遂沒公木強不知書天性忠義善騎
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苦每戰
擐甲冑先登衆畏服樂為用視虜如仇每言及必

齧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為言自虜犯中
國多以虛聲脅降大城如探囊取之惟冀州踰二
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皆為虜所畏而公
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虜銳意深入會張浚
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公以其軍蔽遮江淮故
虜亦困斃而止議者謂公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
過矣

公自起小校至為將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
攬虎兕足蹈河海而不少變每刻奏必言賊行滅
矣無憂願寬宵旰之慮方其被圍上命劉光世陳

思恭會兵水陸並進督將帥渡江以援賊聞救至
乘之益急使公無死將盡殄羣醜今其所立亦足
以震耀一世雖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
公天挺英勇風節凜烈豈彭城後昔名將所出其山
川氣俗性習所鍾然耶公死至城破天為沉陰晝
晦而褒贈隱卹照爛竹帛其心明著天與聖主知
之矣智力雖躋於一時而名譽聳動萬世者也巡
遠皆出卿相之族臨難行其所知易矣公起自行
伍奮不謀身比之巡遠為尤難也

魏勝 忠壯公

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為縣弓手紹興二十
一年北取漣水又復海州就權州自無都統制
李寶遣子公佐至海州始以名聞尋授修武郎
閣門祗候差知海州蕪山東忠義軍都統制次
年閏月轉武功大夫閣門贊舍蕪鎮江府駐劄
御前軍統制餘仍舊隆興初三月與賈和仲
議不合督府罷其職改差京東路馬步軍副總
管都督府統制專訓練御前諸軍馬建康府駐
劄督府尋辨其寃復舊職十月授忠州刺史二
年八月知楚州餘官仍舊十一月虜犯清河八

淮力戰而死事聞詔贈寧國軍節度使立廟鎮
江府江口賜號褒忠年四十五

少有勇力多智略善騎射好義而疎於財一時流輩
推伏里中豪亦稱之亮篡立有南侵意公慷慨奮
發得義士三百餘人一朝北渡淮取漣水軍宣上
德意不殺一人州民翕然既定謀取海州

海州守高文多渤海國人也聞公至遣兵來捕公公
追逐之迨夜直抵城下文多閉城拒守公令張旗
城外山林間多舉火為疑兵遣人於諸城門說諭
城中人城上人開門公即勇銳登城門守禦餘皆

自城門入莫有拒者獨文多與其子安仁率牙兵
拒公公整軍入城市不易肆入與安仁父子戰於
譙門內殺安仁擒文多民皆安業如故即日告諭
諸縣揭示招募忠義士以圖恢復遠近聞之響應
旬日得勝兵數千人

虜遣蒙恬鎮國率山東軍馬萬餘人來攻取海州至
州北二十里新橋公親率兵出城迎之公觀城外
地形道路險隘處設伏而以衣甲全備者列陣以
待之士皆效死用力鏖戰伏發賊大敗走殺蒙恬
鎮國斬首虜千餘人生降三百人獲旗馬鼓甲無

數軍聲益振山東民皆欲歸附公遣人持檄招諭
益結集壯少保山寨時出擊虜以待王師之至共
復中原

蒼山有民生口數十萬強壯萬餘人為山寨虜兵攻
圍久寨首勝晷告急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
公往救之二十一日至山下陣虜潛伏軍倍多公
軍遇伏皆伏山寨虜兵襲之公單騎在後與虜戰
用大刀奮揮擊之虜望見公知其為將也以五百
餘騎圍公數重公陷其間四出空擊虜陣開復合
戰移時身被七十創冒白刃出重圍中虜追之射

公所乘馬仆公步而出無敢當者公至山寨虜又
攻之急絕其水公禱之神雨大作人得食水虜攻
日急又周山為營固守三日公料虜且復攻海州
乃伺便出山寨趨城中虜果攻海州蒼山圍解二
十八日犯新橋九月一日抵城下公出城迎敵皆
捷初三日虜分軍攻城四面公以賞募士上城守
禦矢石如雨者七日虜死傷多遁去

逆亮踰淮慮公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之時
李寶帥舟師往密州膠西破虜舟至海州岸公邀
之同擊虜於新橋大捷公還州於北關子門為守

計虜逼關門公上門張樂飲酒犒軍固守勿出戰虜攻城踰時方少遣士出門憑隘地擊虜虜知不可攻乃轉而渡河襲關後公知之即以兵入城虜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公先已於砂堰設備拒之又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虜五百餘騎皆望風退公復追之十數里虜大駭散公手殺十數人兵悉入城守禦虜繞城為營翌早乘昏霧四面過壕攻益急公厲士捍拒矢石交飛虜死傷多乃棄攻具拔寨走距海州為長垣包海州在中使不能出及亮敗解去方城守時城中器甲不備至紐鞋底為甲望虜營炊煙起即出城驅之虜不得食公善用大刀能左右射出以山東魏勝名姓揭之虜望見每退走

公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未嘗之事環海州度豚虜軍攻取地築城垣開濠塹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怠常如寇至故能以崛起之衆守瀕海之地無戈甲之富而有禦敵之功公亦自謂當胡馬南牧時其腹心之地空虛若得數萬人復結北方忠義士共取中原不難矣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公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太師合二十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公餉道十一日至石闥堰公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集隘路公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公令勿追止守橋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公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懼虜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散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懼公入城論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

入翌日八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為營數重公與蔚分布諸兵上城守卧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公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火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為固守計時出騎環城公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尤急公隨宜為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公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還報命

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先帥騎軍
至公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抄卷大戰斬首
不可計敵兵皆退

公以意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弩車亦數十兩以
備戰守車上為獸面木牌小槍十數條垂氈幕軟
牌皆繪猛獸每車用二人推行可蔽五十人行則
為陣可載輜重器甲不勞士卒止則為營掛搭即
如城壘守關隘人馬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臨
敵列陣如意車在陣外以旗蔽映弩車當陣門其
上實末子十石力弩箭大如鑿一箭能射數人一

發三箭可數百步砲車在陣施火石砲亦二百步
初兩陣相近間發弓弩箭砲次近陣門突出刀斧
槍手交陣間出騎軍兩向掩擊得捷被陣追襲小
却則入陣間稍憇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
臨時恐有拒遏亦預為解脫計常於夜習之勿令
人見之也以其制上于朝從之令諸軍依其式而
多造焉

隆興二年詔海州撤戍以公知楚州令以所部軍馬
赴新治仍專一措置清河口同淮東招撫使劉寶
等措置盱眙楚州一帶時和議未堅虜乘我之懈

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犯邊公覘知之以州事屬通判而身率忠義軍專在清河拒過十一月虜詐言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公知其謀欲拒之寶戒以方議和不許北向放一矢公以其命不敢動初四日虜果軼境至公於淮陰縣拒之自卯至申勝負未決虜增生兵東公力戰且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金鼓之聲相聞寶堅謂方講和豈有攻戰終不發一兵戰終日矢盡救不至公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於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令步卒前行騎在後且戰且退

至淮陰之東十八里店戰陣間中箭墜馬而死公在海州屢挫虜鋒虜方以重賞募獲公者以一兩金易公肉一兩故是役也公甘心焉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三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胡銓 忠簡公

字邦衡吉州廬陵人建炎二年登進士第授撫
州判官未上以退虜功轉承直權吉州僉丁父
憂紹興五年張魏公辟湖北倉幹改湖南憲幹
召赴都堂審察呂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薦賜對便殿改通直郎樞密編修官上書乞斬
檜除名編管昭州責監廣州鹽倉改威武軍僉

十三年羅汝楫論之除名責新州守臣張棣告其訛上再責吉陽軍二十六年檜卒量移衡州三十一年自便壽皇即位首復官知饒州召至即日賜對除吏侍遷秘書少監又遷起居郎隆興元年無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無權中書舍人無同修國史除宗正少卿請外不允無國子祭酒除兵侍二年除措置淮浙海道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加集撰知漳州改泉州八見尋除在京宮觀無侍講權工侍尋即真辭力乞老除寶文閣待制與外祠既出都門首復留改佑

神觀無侍讀辭不允會詔舉人以所舉非是論坐貶秩二等三求去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外祠以郊恩封開國子除龍圖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壽恩進開國伯除提舉降興府王隆萬壽宮進郡侯乞老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淳熙六年召辭力乞老不許引疾提舉太平興國宮力疾辭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

公為起居郎直前奏事云臣罪廢二十六年陛下登極首蒙召除曾未浹旬又擢左史士曰卿被罪許時可謂無辜朕自知卿與王十朋銓曰臣與十朋

不同陛下潛邸之舊且其材可用上曰潛邸亦有
不當用者如十朋非朕之私其人實可用也近日
除臺諫官外議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
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也

公又奏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為賣
直上曰此語非也朕近謂臺諫論事要當辨曲直
朕在藩邸時見有臺諫論事不復辨曲直尋即報
行每以為不然故近日與張闡說此語非賣直也
然非卿不聞此言銓奏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
言若於君有隱則於父亦有隱也非忠孝也上曰

卿言甚善

公當對直前奏事上曰朕在藩邸時養得性定今或
飲酒過度未嘗不悔銓奏外人皆知陛下無酒色
之過然猶謹畏如此臣見聖德日增雖堯舜不及
公知泉州日朝辭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
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
已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
說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宮觀無侍
講

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久謫海外誰為能及

今縱有小小過失謂宜濶略錄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今卿所言正朕意也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公上高宗和議封事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羨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

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朝豺豸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柱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
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
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
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
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舍垢忍
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
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况醜虜變詐百出
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
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

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
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
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
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
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
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
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
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
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
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

一朝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懷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諂爾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

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曰可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切謂秦檜孫近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

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
求活耶

公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檜曰朕本無
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
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公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
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范如圭方
疇同見晏敦復為公求援敦復即往見守臣張澄
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
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公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
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
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
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
恨之亦貶安遠令死焉

公為福州判官諫議羅汝揖論其文過飾非用惑羣
聽除名編置新州公往新州其鄉人王庭珪者棄
官養志幾二十年至是以詩送公有云痴兒不了
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又云百辟動容觀奏牘
幾人回首愧朝班邑大夫歐陽識使人訐之除名
編隸辰州

公徙吉陽軍先是檜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
胡銓三人姓名公時猶在新州廣帥王鈇問知新
州張棟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賦詞云欲駕巾車
歸去有豺狼當轍棟即奏公不自省循語言不遜
公然怨望朝廷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棟選使臣
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公徒步赴貶所人皆憐
之至雷州守臣王趯庶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
且厚餉公是時諸道望風捃摭流人以為奇貨惟
趯能與流人調護海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
其後卒以此得罪

隆興元年公為起居郎孝宗曰近日除臺官外議如
何公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
朕親擢也

公奏臣承乏左右史竊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
者有四一曰史不當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
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史不當進太宗欲觀史
褚遂良以為不可文宗欲觀史魏謩以為不可國
朝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歐陽修為起居
注首論其失云自古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
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

更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公
習至今何謂立非其地唐制皇帝御殿則左右史
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懼為
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不與聞文
宗復正觀故事每八閤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
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國朝故事天子坐
朝則記注官立于御座之後歐陽修謂起居當視
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于後則無以進見乃徙
立于御座之前至修罷修注者乃復立于後後乃
立于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不過錄諸司供

報公文而已何謂前殿不立自古左右史未嘗不
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左
右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
坳處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國朝舊制前
後殿皆侍立夫人主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
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
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
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
不立是餼羊亦去矣何謂奏不直前文宗謂魏謩
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

兩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
朝廷事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
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得議焉皇祐中唐介論文彥
博帝怒時蔡襄修起居注直前論救又曷嘗預牒
閣門與必俟班次耶

公奏曰陛下憂災避殿減饔蝗虫滅息天理去人不
遠上曰朕逐日禱天蝗虫遂滅安可不至誠公奏
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虜亦不足慮

公因旱蝗星變求言請勿徼福佛老躬行周宣故事
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因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箱

默為賢容悅為忠道途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
謂為賣直此德宗猜忌之語願陛下以德宗為戒
詔議講和公議曰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
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臬主和維揚失守本
於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本於秦
檜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醜虜荐食上國何嘗不
以和哉今欲與不共戴天之讐講信修睦三綱五
常掃地盡矣就令可信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為
之况萬萬無此理乎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為
之備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

公為兵部侍郎時以水災詔求言公言與虜講和可
痛哭者十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
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
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
中原之望四也竭民膏血以予虜民愁盜起五也
秦檜力排不主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
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
過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路允迪等往交割歸
地虜叛盟劫執允迪等遂詔親征虜復請和反覆
如此檜不悟卒有逆亮之變七也虜必復如前日

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不肯但
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至今府庫無旬月之儲
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沆嘗謂王朝云切勿
與虜講和夫祖宗盛時猶以和議為不可况今國
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
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論力行其志則醜虜何
足慮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矣

公因轉對為上言與虜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
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
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

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帛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湯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公爭之力於是大臣皆不悅遂命公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深入虜八十萬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射陽湖而大將

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公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為自安計公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今寶逗留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虜兵時大雪河凍公親持鐵錐斲冰士皆奮初公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臨安公使江淮蓋受敵之地勢犄犄北行言者併指為罪與穡俱罷

公知泉州趣令八對遂留侍經筵尋除工部侍郎公遂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道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

不得其人

揚誠齋萬里題公書橐曰澹菴先生借上方劍以斬
帝秦之書當其一封朝奏之時虜酋聞之募本千
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護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
敢南顧者二十有四年某昔誦其文今見其橐纔
尺紙耳盈尺之紙乃能却百萬之師一何壯哉募
本尚千金况真橐乎

又序公文集曰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
午和戎公上書乞斬宰相在廷大驚虜聞之募本
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

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餘年昔魯仲連不肯
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
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
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強不以百萬師
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不若今之
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
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
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
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
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

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
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
自觝斥時宰誕寘嶺海愁狄酸骨飢蛟血牙風呻
兩喟濤譎波詭有非世間人之所堪耐者宜芥於
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可恢竒
云至於騷辭涵茫蘄宰鉢劇刻屈抉天之幽洩神
之瘦槁癯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
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
或言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菴曰天生天殺道
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三下 終

名臣言行錄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附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外集

外集決道學名臣言行夫道學曷昉伊川論顏子
所樂云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故曰堯以是傳舜
舜以是傳禹訖于孔孟以是云者無可舉似爾自
道學說起弊乃有三師門各競一也偽流倣襲二
也授人彈端三也三弊而道學為智者諱然濂洛
以來世不常治而三綱攸明五倫時序者謂非諸
儒倡贊之力經緯萬禩者乎然朱子所集以時考
之則濂溪二程其世也何以舍是曰諸儒志伊尹

之志學顏子之學孟子所謂大人天民固流亞若名臣其上者則社稷臣耳以目諸儒不蒙矣迺李氏集之而稱外者何或曰名臣之外焉爾則所以內之也夫朱子著太極圖傳通書解西銘解義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於諸儒殆無遺蘊又何事詹詹言行為且諸儒不易傳伊川嘗云著書不得已尹享問朱公揆所論雜說如何伊川曰我在何必觀此蓋深慮文辭煩重不啻毫釐千里爾故程氏每勸人靜坐張子厚終日危坐邵堯夫百源山中雪

夜危坐子厚著西銘主于踐形復性堯夫脫去世網與天為徒此豈結跏禪寂者固知動靜相因體用一貫由其道者可以審矣審爾則何塗夫學必先明是非而後可從事朱子有云江西頓悟永嘉事功不辨何由道明今永嘉之學為雅流所戒而凡屬高明無不旁引緇徒希心內典名曰頓悟實則禪宗此又陸氏之操戈奚啻鵝湖所詆斥歟故朱子教惟務實先之下學集近思錄輯小學書誠哉學者飲食裘葛也李氏斯錄亦倣近思小學之

意為中下人地使有志學道者察乎邪正辨乎義利則幾動而心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嚮往得踐履由是而之其庶幾焉不然適開三弊勿武氏之書且為濫觴矣

張采識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總目

宋後學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明後學婁東張采受先評閱

茂苑宋學顯令申

當湖馬嘉植培元 叅正

第一卷

濂溪先生虞部周元公 敦頤

第二卷

明道先生宗丞程純公 顥

第三卷

伊川先生侍講程正公順

第四卷

橫渠先生太常張明公載

御史張戩附

第五卷

康節先生著佐邵公雍

第六卷

滎陽先生侍講呂公希哲

河南先生給事朱公光庭

河南先生博士劉公絢

緱山先生秘書李公籲

京兆先生宣義呂公大用

藍田先生正字呂公大臨

寶文呂大忠附

武功先生博士蘇公昞

第七卷

上蔡先生學士謝公良佐

廣平先生御史游公酢

第八卷

龜山先生侍講楊文靖公時

永嘉先生起居劉公安節

第九卷

和靖先生待制尹公享

學士張繹附

東平先生侍御馬公伸

孟厚 侯仲良 周行已附

福清先生著作王公巖

西山先生刪定李公郁

第十卷

武夷先生侍講胡文定公安國

第十一卷

五峯先生召使胡公宏

籍溪先生正字胡公憲

病翁先生觀使劉公子翬

白水先生聘君劉公勉之

延平先生學士李文靖公侗

韋齋先生著佐朱公松

第十二卷

晦菴先生太師徽國朱文公熹

第十三卷

東萊先生直閣呂成公祖謙
南軒先生殿撰張宣公拭

第十四卷

艮齋先生直閣魏公挺之
靜春先生寺簿劉公清之

第十五卷

復齋先生府教陸公九齡
象山先生監丞陸文安公九淵

第十六卷

龍川先生節判陳文毅公亮

第十七卷

西山先生學士蔡公元定

九峯先生聘君蔡公沉

按舊本目錄首行書宋名臣諸老先生道學統
宗總目空一字書外集各卷首行書宋朝道學
名臣言行錄空一字
書外集今並參改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總目終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周敦頤 濂溪先生元公

字茂叔元名敦實避厚陵藩邸名改今名道州
營道人景祐三年用舅氏龍圖鄭公向奏試將
作監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慶曆四年以部
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皇祐二年
令桂陽至和元年用薦者改理丞宰洪之南昌
嘉祐初改太子中舍合州僉六年轉國博倅虔

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四年
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抃呂公著薦擢廣東漕
三年轉虞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啮其母墳求南
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六年趙公再尹成
都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
十七嘉定庚辰賜謚淳祐辛丑上幸學封汝南
伯與程張朱並從祀

天聖己巳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
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能言之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
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

慶曆乙酉為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
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版歸取
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
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六年丙戌年三十年少不為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
公琳偁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
者令二子師之即明道伊川也

朱晦翁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

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君曰是能舉主者

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為憂實以污善政為恥也

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

嘉祐丙申冬至合州己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乃以其妹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

在合州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趙清獻為使者或譖之清獻惑臨

之甚威比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

五年東歸王荆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
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為
守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
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呂公著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
廣東運判有啓謝呂云在薄官有四方之游於高
賢無一日之雅

四年領憲事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
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

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墓遂乞
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為葬爾今猶欲以病
污麾紱耶

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
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
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
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
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
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瀛溪志鄉閭在目中
也曰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

名
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
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
王之道足矣

王君貺嘗見先生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大風起先

生說大畜

一作風天小畜

卦君貺起曰適來不知

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先生走避之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

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觀天地生物氣象茂叔謂者一部華嚴經不如看
一艮卦註言各止其所也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為荀子元不識誠
既誠矣心焉用養耶

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
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乃知果未也

劉立之曰明道從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

邵康節謂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

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朱晦翁贊公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
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孔文仲祭之曰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
盡傾朱曰觀此瀛溪清和氣象可想矣

蒲宗孟曰茂叔仕而有所為亦大槩見於人至其孤
風遠操寓懷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
人未必盡知

黃山谷詠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
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云云短

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
奉身而蕪及嬾廢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延平李侗以洒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德者
氣象

朱晦翁曰所謂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
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
氣象邪只如此有道德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

朱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
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
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

紘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若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孟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我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

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非天所畀孰能與於此

江州書堂記

又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而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實不外乎

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贖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至孔子孟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先生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有大功于斯世也

隆興祠堂記

又曰自孟氏沒而聖道不傳俗儒之學內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今蓋千餘年矣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先生之功為大矣

素州祠堂記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

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韶州祠
堂記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

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矣

南康軍
祠堂記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為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先生論刑嘗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

韶州祠堂記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道州祠天堂記

又曰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地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何而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揜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葉水心曰道之晦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

心不明姑舍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然况其下者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膺乎有合也舜文之道即已之道也顏孟之學即已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也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闇室也煜日方朝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

之

南安軍二先生祠記

魏鶴山曰頤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
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
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
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
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
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
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
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請謚奏
又曰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
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

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
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
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
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
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
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
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呂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
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
又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
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

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折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行究極亦幾無餘蘊矣

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嚟嚟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

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臧格議謚

真西山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彞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彞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

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
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
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
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
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
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友復之學者倘於是而
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
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
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
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
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
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
生既首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
悞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
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
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
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

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切嘗疑之及得誌文啟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其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

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 遺文跋

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寔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

而已通書序

朱子既為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來
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
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
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
邪熹切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
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
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
既未能嘿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八耳出口
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

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
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
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
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
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

濂溪圖與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
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
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
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
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

太極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

太極圖熹若不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未知後人果能如此仔細者去否

問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徒長人臆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若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嘗相值也

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袞說

問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智屬陽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別

大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個道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

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至
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
之端從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四
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
見得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
許多道理皆自此出事事事物物皆有此個道理元
無虧欠也

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自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
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近世諸公知濂溪者甚淺如呂氏童蒙訓稱其用意
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
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
哉

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
書而後明

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
而未分者便是

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者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
周子一書都說這道理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

名臣言行錄卷一
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譬地即自然有個省力處

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便較分曉精深結搆得密語孟說得較濶

並朱子語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終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二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程顥 明道先生純公

字伯淳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羽太宗
朝以輔翼功顯賜第京師今為河南人踰冠中
嘉祐二年進士第調鄆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
澤州晉城令改著佐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御史裏行權發遣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
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改奉議郎求近鄉監

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局得監汝州稅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
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嘉定二
年賜謚淳祐初封河南伯

明道元年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未能言叔母侯
氏抱之不覺其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
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
之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
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
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

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
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
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
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
卒以善去嘉祐三年也

鄆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
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
決先生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
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
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

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在鄆賦詩云雲淡風輕日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

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上蔡云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的事一般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

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嘉祐八年再主江寧上元簿為令畫法均田稅攝邑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首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太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官吏成服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

公自除之其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

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材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先時民憚差役後及則相訐為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倒錯決撻了人

熙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甫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

遷求退廷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
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上嘗使
推擇人材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
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
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
為本未嘗及功利

上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
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
賞以為得御史體

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嘗辦於早而戒於漸一日上縱
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
非所先也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
悟上心

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
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教化之本則論王霸略曰得
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
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
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

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論正學厲賢略曰君道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八閭燕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知益明矣論養賢略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

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無施之不稱也朱子云王霸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餘蘊矣

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
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
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
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
附己者而獨不及於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
忠信人也

荆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
納君相疏入輒削藁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
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懇求補
外獨差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
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
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
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
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
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
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
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
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為知
言聞見錄

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
塗炭天下亦復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欲去以
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
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
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
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
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
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
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
緣張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由是介甫大怒遂以

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莘
老授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
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
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
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
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遺言

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
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清窶傲居洛
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為事
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

高於天下

八年十月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召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

而不為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元豐二年諸賢修禊洛園先生席上賦詩末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歎其溫柔忠厚聞之者自然感動

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之呂申公疏曰顛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其在言路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久遇赦先生坐是以特

旨罷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得監汝州稅
八年三月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
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
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
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
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己甚害民之法則
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果並相以宗丞
召先生未行而卒

或問先生於富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
福

先生云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皆格言觀
易須識時然後見逐爻之間嘗包函數意聖人嘗
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
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材
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 尹亨語錄

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又云其書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晦菴銘之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
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秋日成詩曰間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上蔡云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

胡文定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

公又詩寄溫公

二詩皆載文集

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

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上蔡云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陳忠肅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夏予為禮部貢院官適與范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

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謝顯道曰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張九成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

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得意此豈庸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文潞公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

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文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山可移谷可遷明道之名則亘萬古而長存也

朱子曰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強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

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能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

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
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
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
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
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伊川云明道之葬門人朋友為文以述其道學者甚
衆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之後傳

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劉立之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先生傑然自立於千
歲之後爰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
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

范祖禹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
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
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
一天地之理盡萬物之變真學者之師也

朱光庭曰先生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
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

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
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
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
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
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
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
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
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
養之厚能至是乎蓋其所知上及堯舜三代帝王
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

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
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
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
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游酢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一
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墮然厚博萬物載焉
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
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
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
足以頌其美歟

先生姿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八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義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則而行有常其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

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

游酢曰先生氣爽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又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

康節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者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杜

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又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

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

定性書自胸中瀉出云云問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個下手處問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曰這

是說已成處

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

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拜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姿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個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洵洵明道始勸之以為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

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恁地狼狽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莫復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復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並朱子語

宋名臣言行錄卷二終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三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程頤 伊川先生正公

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
遂不復試呂申公判大學請為大學正固辭元
豐八年授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元祐初除秘
省校書郎召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八月
兼判登聞鼓院二年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
西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

除除直秘閣判西監再辭以董敦逸言改授管
勾崇福宮未拜九年上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
命再辭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編管
涪州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
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西監
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宗寧
二年四月有言其著書毀朝政旨追毀出身以
來文字遂徙居龍門之南五年復宣義郎致仕
大觀元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謚淳
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
濂溪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間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
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
從游者日益衆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思輒推與族人熙寧間近臣屢
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

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

溫公與申公同薦章曰竊見河南處士程某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導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言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种放高

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精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義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元祐初元召至京師除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嚮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係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又奏云伏

聞聖恩特除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見陛下優禮高賢然臣願陛下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治之要陛下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進頤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

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官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又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皇太后先面喻將除說書既而命下除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者詳國子監制先生所

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尊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

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八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通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豫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八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無判鼓院先生引前說

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八朝祖
宗欲優其禮令兼數局如鼓院樂院之類夷甫一
切受之及伊川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
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復其
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
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
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上䟽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
上進學次第又奏通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
有旨修展通英閣先生復上䟽以為修展通英則
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
始就通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
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
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
不得不辨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
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
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

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八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

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者疾之如讐

蘇軾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吊喪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

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揆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

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息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

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蠢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頤對便殿自布衣除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濶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

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朝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人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皆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若復召

之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在外終無所憾矣

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頤初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為蜀黨所擠蘇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再辭西監之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

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語老父徑去不顧

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謫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

為喜

復通直及判西監之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鑿計既而供職尹享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言者論先生本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享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

復隸黨籍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享張繹

尹享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
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
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
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
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
下一字

大觀初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
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
寢門先生歿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
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
真致

既歿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義
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
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
也

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
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
書牋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
前及第程延壽明道幼時名次日處士後皆驗夫人已
知之於童穉中矣

游揚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穎昌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嘗有黃金藥牒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呂汲公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

旁謂伊川曰勿為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顧者以顧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顧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八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八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

日負於初心信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期之以十年之功者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自以為

不滿意焚之矣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尹享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按所論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

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傾心只是記得他意享有此不敢復讀

朱子曰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騷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先生嘗服重袍高帽簷步半寸

一云帽插八寸簷半寸四直

繫條

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某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

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順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尹享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飯必潔

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
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又曰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
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
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鉄舊矣有議更以
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
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
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
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益之直者伊川曰價

平則蓋易淺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
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
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
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
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
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朱熹書易傳後曰易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
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
於孔子之贊則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
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

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
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
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歸
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
則惟伊川之書而已

又曰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與本義
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佳

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
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
二不耕穫不菑畚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
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畚謂不肖造其事殊非
正意

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延平延平
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

向見敬夫及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易傳往往皆無
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

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疑者

問程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程易難者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易傳明白無難者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者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者即句句字字有用處

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小雅以後極好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着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又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

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

跋遺書後曰此書二程門人記其所見聞問答也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

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映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自無許多事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

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

並朱子語

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八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胡宏曰二公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張栻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
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
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蓋有地二者實互
相發也

又曰二先生書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
也又曰伊川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斁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
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
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
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

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
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
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
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
不生孔子後人去向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
子亦未曉後數千載乃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
秦漢以下直是說夢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
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

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是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此理方說得透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孟

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今之想像大程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天姿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二程橫渠橫渠最親切二程規模廣大

程先生姿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工夫橫渠姿稟有夾雜偏駁處故大段用工夫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是明理質懿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

索者不得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

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

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

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
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履也大成布帛
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並朱子語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三終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張載

橫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為祁州法遷丹州雲巖縣令除渭州僉判熙寧二年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

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呂與叔作行狀一作盡棄其學學焉尹享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幾於無忌憚矣

尹享曰先生昔在京坐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

在雲巖政先敦本善俗知京兆王公樂道延致郡學先生教人以德語學者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聞法語亦多從之者

神宗即位二年呂晦叔薦之曰張某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上即命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

他日見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予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

命校書崇文辭復按獄浙東或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讞囚此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

歸居於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

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

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
意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
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學者
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推先王之遺法
明當今之可行皆有志未就

公去朝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
不知天為賢人而不為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
大弊也故其學尊賢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為難公
持論不變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
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
以語人雖未有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
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
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
惟恐其成就之晚

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曰某病不起尚可及長安
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朝視之亡矣

公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
公溫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

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誅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勿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明道詩哭之曰嘆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

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棟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朱晦翁贊之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生言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只略言之死之事只是生也更無別

理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我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朱子云橫渠此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

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又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朱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

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朱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朱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同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

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朱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子厚賦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來

伊川曰子厚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上蔡云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

曰可知是有多少病在

又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人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復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違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學者所未到 伊川語

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達天德

問西銘如何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揚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答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伊川答先生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

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
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
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
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
條暢

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
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學者私勝之
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
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
老其老慈孤幼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

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
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
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答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
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
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
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而蔽之矣蓋以乾為
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

因其說而遂言之

朱曰熹既為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

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知是則體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

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合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問西銘曰更須仔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裡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

並朱子語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兩句

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貌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

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閭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

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
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
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
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
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
天地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
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
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
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

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
之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
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體
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理

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
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
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
此蓋事親却未免有失處若天道純然則無失之
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
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
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
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
耳

問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曰西銘書橫渠所以示
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
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
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

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
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
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
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
分殊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
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間又
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
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
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強此而弱
彼也

問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愾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為克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為仁分殊為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介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只是那當做處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

並朱子語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研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

却如此不熟上蔡語錄

問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四時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雜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處

朱子語

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便是圓圈裏陰

陽靜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虛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

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正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周子說無極而

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

又曰虛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問說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紛紛不足謂之太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太

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

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熹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云

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濶橫渠之學

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要當如此也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並朱子語

張戩

字天祺橫渠之弟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知懷安軍金堂縣轉太博熙寧二年為御史裏行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夏縣監鳳翔司竹監九年卒年四十七

知金堂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

熙寧初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及經正本當自朝廷始

王安石變法公上疏論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公言絳左右徇從王安石與為死黨遂叅政柄李定諂佞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

之比繼繼其來芽孽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卿刻薄辨急假經術以文飾奸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十數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授臣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俱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公曰某之狂直宜為叅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叅政亦不少矣

日錄云公為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叅政笑

名臣言行錄卷四
廿九
戩戩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

嘗與介甫爭辨因舉經語為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公不能答伊川曰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遺書

公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然有

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

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知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伊川云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四終

邵雍

呂希哲

朱光庭

劉絢

李籲

呂大勻

呂大臨

蘇昞

謝良佐

游酢

楊時

劉安節

名臣言行錄

十七
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五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邵雍

康節先生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三十歲
來遊于洛葬其親于伊川遂為河南人嘉祐中
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熙
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穎川團
練推官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
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

謚

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
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
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
晉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
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
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
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華環
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

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
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
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
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
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生
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
流遠有端緒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自
得者多矣

覃思於易夜不設席朝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
名王豫天悅瑰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

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
卒捨其學而學焉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
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
卷自為之序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
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
下朝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
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
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大寒
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

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
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
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
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
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
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
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
不能及也

與富文忠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

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為先生言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富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富意謂河南必以先生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富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以先生應詔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先生

與秩皆不起富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先生時歐公參政素重秩故潁川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

忘然亦知其為人矣

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八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此乎先生曰某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間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嘗過士友家書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歌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廡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天津隱居相通富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某冬夏不出

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
富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先生一日過之
富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絕世機再
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
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
夜深歸富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先
生論天下事富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為起
徐指二蒼頭戲富曰忘却拄杖矣富常患氣痞先
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富
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富雖剛勇

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富一日有憂
色先生問之富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曰豈
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兇暴過安石乎富曰
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
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
石富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溫
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
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
便先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
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欲用

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
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
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
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王荀龍仲賢魏公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
魏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先生曰吾少日喜作
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好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
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
十五年成一非
洛之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

名臣言行錄卷五

六

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
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
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會有四不赴公會
羹醕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
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
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
未決者亦求教先生以至誠為之開諭莫不悅服
十餘家如先生所居安樂窩以待其來謂之行窩
故其沒鄉人挽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
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名臣言行錄卷五

七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鸚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

已知呼伯溫八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
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
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
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
捐館

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
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
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辯惑

明道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
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

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
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他疾
甚章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
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
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
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
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
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
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

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
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亦先知死何
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
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
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謚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
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
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
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
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

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
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
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按謚法溫良好樂曰
康能固所守曰節

按晁以道集叔弼後謂以道曰棐從母王宣徽夫
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
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我
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棐徐道其立身本
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于
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

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見也
後二十年柴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
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
家所上文字也

張岷述其行略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
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
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
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
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
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

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羨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
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
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
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憇遺哲人之凶云云

晦菴贊其畫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
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二程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携酒飲月
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
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

名目言行錄卷五
二
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如何曰內聖
外王之道也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
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
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
願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
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
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
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
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

惟未嘗一字及數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
一日趙請先生與章同會章議論縱橫不知敬先
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章曰先生洛
人也知花為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
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
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
知花之下也章慙服嘿然趙因謂章從先生學章
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復十年不仕宦乃
可學蓋不之許也

上蔡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将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将做小兒樣看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數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復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于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攔坐

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恁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為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圮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

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篇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
章云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勿輕為西晉風

上蔡云堯夫之數邪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
雄

程曰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
君實

或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朱子曰便是他
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常說
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
程子謂其不雜以今觀之亦恐未然

程曰堯夫放曠

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

朱子曰程子稱之言看得四通八達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也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
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
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
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
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
人喫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

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領出於此四者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並程語

朱子曰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問它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朱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然却淺陋了

問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他是甚麼樣工夫

下並朱子語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為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它胸襟中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箇甚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玉帝伯大鋪舒可謂人

豪矣

言康節為人須極會處置事為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為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玉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

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

甚喜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康節詩儘好看問舊見無垢引心貧云廓然心鏡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子發作也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

邵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熹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

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

先生誦其詩云施為欲作千句弩磨礪當如百鍊金
問千句弩如何曰只是不安發如子房在漢謾說
一句當時承當者便復百碎

問邵詩云復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
生贊之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
答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始至坤陰也陽生
人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始在上復在
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或誦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先

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
生嘿然

問康節男子吟曰詩乃是說他先天圖數之從起處
天根月窟指復始二卦而言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
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
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
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
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
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

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以為五行而遂自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邊

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却無對

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不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

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

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圓圖之義

此圖只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秘而不傳

問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何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

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
四正卦出四角似那云云意思

問邵之學似揚雄如何曰數言

喜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人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
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
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以三為數皆無用了他
也只是見得一箇粗底道理後人便都無人識

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六為之首一以
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

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四所
以準六十四卦資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準八十
四爻無非三數推之康節之數用是加倍之法

康節其初想只是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
管在那上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
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繞過到二之半時
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是花方蓓蕾則
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
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
理故能知之若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

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

問康節數學曰且未復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

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始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問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東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謂此便見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伊川之學於大體瑩徹而小節目猶有䟽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可見東邊一畫陰便

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問程子所謂易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言都不曾去問他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起頭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

之四象又是那八卦它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個奇偶之數是自底大衍之數却自用以揲著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它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它須要先揲著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

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今人推它數不行亦是無它胸中所見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
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
曾廢來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
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它只以數推得是如
此它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
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

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
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戌
上說開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
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
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
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雪皆是相
配

邵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邵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又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先生曰這人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

邵之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康節之學扶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

康節之學本於明理

因論其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個寬閑快活處人

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他自在背處

莊子比康節見較高氣較豪康節又有規矩

或問先生復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它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六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為光祿少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



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
歲初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
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
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
肆酒肆市井閭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
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倅潁州
歐陽文忠適知州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所嚴
毅方正正獻招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
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
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

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
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
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始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覲又從王
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
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
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伊川俱事胡
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
師禮事之而明道橫渠孫覺李常皆與公遊由是
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

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專慕
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
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
言不為異行

正獻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閤室守官京師不謁臺
諫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
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
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
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
正心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
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通英戲謂公曰法筵龍
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父曰若辭
不獲命必以揚畏為首特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
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
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
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

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徒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輜人俱墜浮于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徐仲車先生時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羨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為郡令公帑多蓄鮓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

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

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如理中類常所

作事如梳鬚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

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仙源嘗言與公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

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

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

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

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

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為

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言後生初學自復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

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

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

檢絲毫不盡即不慙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

耶

又言凡與交游書問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

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

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祖父諱

或問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

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或褒或貶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悞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朱光庭

字公揆河南偃師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調萬年簿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為修武令改坦曲令以樞臣薦召對呂汲公守長安辟僉判司馬溫公薦召為左正言遷左司諫拜右諫議遷給事中除集賢修撰知亳州復召為給事後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

初受學於安定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二程於洛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為進

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

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簿鄆縣張山甫簿武功皆以才名稱關中謂之三傑

神宗召對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溫公薦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閑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廣儲

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知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

拜右諫議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宴羣臣會春寒公請罷宴以祗天戒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公遂出知亳州

公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無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伊川哭之曰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忠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今君復沒使予蹢蹢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交

朋而已

胡文定云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劉絢

字質夫先世常山人祖仕宦家河南以祖蔭得官初仕壽安縣簿移潞之長子令元祐初韓維薦充學官王巖叟等薦為春秋博士二年卒于

官年四十二

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鬣時即事二程受學焉君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

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李籲言曰每耆閤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

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

王巖叟朱光庭言君少通春秋宜為博士詔為太學博及就試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卒也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

君春秋之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於士大夫平時有遺稿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盥饋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

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

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

程子云質夫沛然

侯仲良云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云朱君留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復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最多

李籲

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

伊川云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又云明道語錄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

公卒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鳴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予與劉質夫為有力焉予謂二子才器相類志尚如一可以大受期之遠到半年之間相繼而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

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

呂與叔亦哭之曰予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

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呂大旬

字和叔先世汲郡人今為京兆人中嘉祐二年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知耀州三原縣以諫議授果州乞代入蜀移知縣州巴西縣未上以諫議告老不行韓絳宣撫河東

陝西辟機宜轉候官宰曾公亮薦知涇陽皆不
赴後丁父憂服除閒居大臣薦為官教以仲兄
大防知紹興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改宣義郎元
豐五年卒年五十二

君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
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
君心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
自扶風張先生唱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
急於進取昏塞者艱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知者
君於先生為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

賓賓然執子弟禮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
靡然知所向矣

張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為本以禮樂為行衆人則
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若蹈大
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
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
度以為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
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方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為者而
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

相見慶吊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君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冰釋矣故比他

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若可推行

君既感疾一日命内外洒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

范育表其墓曰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

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丁諫議憂服闋復閑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於是有所不任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

伊川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

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明道云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篤信

呂大臨 呂大忠附

字與叔大白之弟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而卒業焉元祐中除太博正字范內翰薦可為講官未用而卒

君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

伊川云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

有說了更不肯回

又云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和叔任道其風力甚勁然深潛鎮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

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
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
而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
以語公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
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公曰夫
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公曰誠善矣然觀
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 並伊川語
范祖禹嘗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
用而終

汲公祭文曰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
口子之行以聖賢為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
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
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
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子之婦翁張天祺
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其為人所重如此
公兄大忠字晉伯為秦帥有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為
秦州僉判初呼狀元晉伯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
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馬愧謝又謂
馬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其勉之時
上蔡作秦教為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馬過

之則上蔡為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馬詳覆且曰修身為己之學不可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馬自以為得師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

程子云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其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

上蔡云晉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予因曰世人說仁字只管著愛上恁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

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與叔之文煞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資質好又能涵養惜乎不壽其若只以與叔之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柔為小人若剛矣復除去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又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伊川不破此說克己銘不合以己與物對說不

曾說著本意並朱子語

蘇昞

字季明武功人橫渠門人卒業於二程元祐末

呂大忠薦之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

呂大忠薦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

公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靜館之伊川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和靜曰然也享嘗問季明當為上書為國家計耶為身計耶若為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

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六
十七
典季明以享言為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
倒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眾矣不
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
釐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
却是未知橫渠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
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
言者矣

胡氏傳家錄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六終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七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謝良佐 上蔡先生

字顯道上蔡人釋褐登第授秦州教授建中召對
除書局官後復去為管庫以飛語坐係詔獄禡
官

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
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

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坐伊川每見靜坐便歎其善學

明道又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憤忤如此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

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

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語錄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曰何以答之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

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葉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恁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無健羨底心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

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
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
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
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
援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
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又
云舊多恐懼嘗於危階上習並語錄

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
應無八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
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說

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
術乃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如禪家
透聲關切須勉之

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
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某緣早親有道復為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
昨經憂患任意浸薄矣

學之所貴有諸已為難聞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
能更覷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覷不破則未論行
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
戒真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 並手東胡文定

馮忠恕問陳君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
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
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享如見顯
道試問比來所得如何享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
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
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

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 記善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震自太學與弟子權偕
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某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
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
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何由親款其講
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
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
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
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

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
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語錄後跋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
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
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朝
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
謂益友矣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
耳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觀看非
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
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貌大人等語言不說出
來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恁
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
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與下大夫言便
侃侃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
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朱子云先生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
有程課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
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
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

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八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朝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論語却有啓發人意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箇緊要底字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碍處

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誦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

上蔡語錄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

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跋語錄云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其語雖不能無過然却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伊川之門上蔡有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學意思觀他說復與伊川意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自謂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云上蔡論語序前面說得甚好但後面說與天地同流處太多適所以啓學者想像不帖實之心

游酢 廣平先生

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為大學錄除博士擬知河清縣范忠宣守穎昌辟為府教范再相除大博除齊州僉丁憂服除再調泉州僉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

公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龜山云伊川稱游君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

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杜益自力心專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

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
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
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
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
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皆
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
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
其人焉朱子撰祠堂記

公之清德重望皎然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

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公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
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
有可得而推者矣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
又曰游酢讀西銘已能不遂於心言語外立得箇
意思便道中庸矣

游酢揚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
恐不變也全上

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

道以為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
於聖人佛道去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
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
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
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
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
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
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為然也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
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朱

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
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却不妨如定夫記
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
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八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楊時 龜山先生文靖公

字中立先世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
劍州將樂縣因家焉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汀
州戶不赴久之調徐州法丁憂服闋改虔州司
法改劉陽宰除荆南教遷餘杭宰除南京宗博
後宰蕭山主祠差監常州市易務宣和四年以
秘書郎召除通英殿說書靖康初擢右諫議無

祭酒請開除徽猷直學主祠改待制上即位除
工侍兼侍講二年除龍圖直學主祠紹興五年
卒年八十三

嘉祐中有二程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
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游定夫謝顯道
與公三人是也

初授汀戶不赴杜門種學淳濬涵浸人莫能測者幾
十年燭理精深曉習律令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
者皆立斷

宣和間公知時勢將變遂陳政事九十餘事執政不
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
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後毒被海內誤國之罪
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
滑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怨鬱
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淵聖嗣位公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
執叙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
而大臣首為寬亡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
刑童貫為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
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

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闡人提舉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又上疏畧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朝棄之與虜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况此狂虜乎夫要盟

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尋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筭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於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事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

邦彥公言士民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
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
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
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
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
示以慰人心上皆從之

或意大學生又將伏闕鼓亂公言諸生欲忠於朝廷
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即定
矣上喜曰此無踰卿者乃命兼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
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
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為邪說之事姑
即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羨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
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
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也克儉
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
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唱之
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後使羣衆
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
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

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
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
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
像追降安石從祀之列 並胡文定撰誌
五峯問此章直似迂濶何以載之文定曰此是取
王氏肝心底劄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
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蔽邪淫遁之辭皆破
矣

又言昔神宗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
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內時王珪首請立延安郡王
為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
錄院衆臣僉書本末詳具不可誣也元祐中蔡確
去其黨始造奸謀冀徼後日之福紹聖初惇卞用
事欲報復私怨遂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通之
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亦與焉以非
私於確其實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今乞陛
下索紹聖中所修元祐時政記一觀庶以究竟事
實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
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氣上
乃詔改宣仁聖烈皇后諱史

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績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間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誌

公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既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道即往從之學時從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

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明道在穎昌時公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喜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公公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公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揚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
之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揚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
推類以通之伊川語

胡文定云揚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
有害道處揚節節推出來伊川云揚某煞聰明
呂本中云嘗聞於前輩以為明道溫然純粹終身無
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上蔡云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
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南軒云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

自擬伊傳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
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一行而天下
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
乘卒兆裔夷之禍攷其所致有自來矣先生奏其
學繆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公之說未得盡施
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
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
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得中庸奮飛魚
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世儒宗
故見於事深切著明如此

瀏陽畫像記

胡文定答陳幾叟書曰某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
建白詳載其本末此是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
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
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
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
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旨揮豈可以此定
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假有論及申屠蟠
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其赴召非謂海
行旨揮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不忍之
心是以不屑去耳

又與宰相書曰揚某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
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免之
上方嚮意儒學延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
者要當察此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
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
相尚

語仲素曰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
以心驗之後容默會於燕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書言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
今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
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
上求之如禹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
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偽此則不可不知
若從枝葉上理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棲之語
此豈可信堯在上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
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
直是一箇自然之理

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
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
無知之民以漁其財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
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並語錄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
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心也
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沒緊要

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及欽宗即位為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為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

京長子攸龜山遂罷

下並朱子語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

須救得一半此語最當

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

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輩畫一條其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

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

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亦不信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以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炙日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各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康節後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后居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安而成矣如濂溪資稟便高他也去仕官只他這所學自是後合下直至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擽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游揚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

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龜山天姿高朴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先生尤甚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云其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又云龜山文字却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龜山立言却是有意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

語殊不快人意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龜山有辨荆公字說三十餘字夫荆公字說其說多矣而止辨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屑屑與之辨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

劉安節

字元承温州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簿除萊州教未行改河東提學召對擢監察

御史除起居郎遷太常少卿責知饒州移宣州
政和五年卒年四十九

公天姿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

召對便殿公言春官宜謹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

知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振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政應調適緩急耳

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老以為吾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發廩活之一無失所者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時朝廷震怒追逮甚力人皆惴恐公獨泰然

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
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
異端則有間斷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
其不及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
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
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

問上蔡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
者何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為
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八



名臣

尹亨 張繹 馬伸 孟厚 侯仲良 周行己 王蘋 李郁

胡安國 胡宏 胡憲 劉子暈 劉勉之 李侗 朱松 朱

外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九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尹享 和靖先生

字彥明一字德充其先洛陽人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誥授和靖處士以榮其歸虜陷洛陽舉家遭禍公獨竄身八蜀居涪陵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七年始就職除秘書郎八年除少監除直徽猷閣仍說書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轉徽猷待制九年觀祠而去十



年請老如紹興居二年歿年七十二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為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享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

尹氏子也

虜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死復蘇寘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來招之先生夜逃去徒步渡渭久之止于涪紹興間上以後臣薦召之力辭居一年後赴召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享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

會虜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虜禍亘古未聞賴祖宗

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
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
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
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虜意亦驕謂我無
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
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况先王之禮父
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信仇敵
之詐謀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
戴天反兵之義乎

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靖康

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便為口實要怨侮兵自
困自斃豈忍為此議乎比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
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
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
恨切骨則虜人虎噬狼貪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
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

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
不可以為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
之有叙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
者學之正也

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
開物成務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
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
者必慕之 呂稽中撰墓誌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
也聖人所為吾當為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
曰玩味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
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
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為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
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

靜語默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
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 記言錄序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
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

公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言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
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祈寬
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形影只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
心收斂更不着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公言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公曰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

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公獨能力行之公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為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後伊川伊川遣之見和

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差更不悞他一生伊川領之

公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取學而時習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為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允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祁寬所語錄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頴悟疏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

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為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記善錄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

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思齊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慨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朱子云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門人贊曰丕我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

朱曰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朱子序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
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
以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
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先生言行錄
又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
粘之屋壁以自警戒喜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
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編恍然自失因
以自詔云

或問朱子以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

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
豈朝廷文字多是門人代作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
味也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
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請講必
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八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
然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人
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語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

多近傍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伊川先生纔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把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

和靖守得緊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抱得箇不哭底孩兒

和靖才短只緊守伊川之說

並朱子語

和靖曰伊川門人馮理字聖先曰二十年間先生教

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願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張繹

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後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

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
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
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

伊川歸自洛陵思叔始見之時後學者甚衆伊川獨
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和靖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思叔始見伊川思叔頷
悟䟽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
妻之甚相敬待學者後之漸衆

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

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茂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
拓氣象

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未可量
也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劉質夫張思叔
輩又未見有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比之康節橫
渠皆不及

馬伸 東平先生

字時中或作時仲時舉東平人弱冠登第晦迹

州縣靖康初以樞臣薦召為監察御史中興初擢殿中侍御史湖廣路撫諭還臺言執政賅濮州監稅卒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後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引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甬出八凡三年公暇雖風雨

必日一造焉

公調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公公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公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公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羨女凡可以蠱誅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公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倉使孫侯按部至境早行見負擔者道傍假寐以待曉怪而問焉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

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
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公常以此語
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靖康初樞密孫傳以卓行薦公中丞秦檜素高其節
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
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虜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
成率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
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
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爾而欲吾稱臣

耶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
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太后為垂簾計其書
畧曰相公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偽號閣下此時豈
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欺所以忍
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
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
耳虜人既北相公於義即合變懼自列于朝上皇
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係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
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
之列請歸死有司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今乃謀

不出此尚當非據群心狐疑不知所謂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狀云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避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人心未孚一朝喧闐孤負初心

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

王及之言於邦昌以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用公復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入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吾君狩遠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

燕遊忍一朝而毀乎

高宗龍飛公撫諭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汪黃不法事作彈文方具藁而何兗追及於建康見之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公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柰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時方召孫覲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覲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公固辭乃繳進彈文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童中言邵成章上書事邵中以為趨向不正遂貶濮

州監稅

時用事者必欲寘公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惜其去至戚嗟相吊且危之公幘被就道無憂懼色人益歎服公天姿重厚雖勇於為義而取以釣名不幸卒為仇陷於死或云王淵屯淮上受黃密旨加不利於公知與不知莫不痛之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公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公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

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
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胡文定時政論曰伸言汪黃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
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
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
衛膚敏而用孫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
吳給張閻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
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厚
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

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當時罷之反
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謹捐軀為國
之人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靖康虜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為爭臣
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
少焉屬藁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既為臺長則當
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公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
得已始肯書名公遣人疾馳以達虜酋故秦氏所
藏猶云檜筆也公死檜還自虜揚言已功盡取富
貴公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玘得其元藁累欲

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談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玠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玠即持其藁以糾閹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玠大理竄嶺外未幾檜果殂其家訟寃詔復玠官公之忠績遂得別白

孟厚

字敦夫洛人

和靖云敦夫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復沒事生事

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享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靜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靜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享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侯仲良

字師聖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

孫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雅言

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安於羈若

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踈畧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爽也

說侯子論語

周行已

字恭叔永嘉人

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疾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勿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退速每歎惜之

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靜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

謝上蔡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

住便放却忒早

胡文定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原累大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王巖

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守臣孫公祐薦其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倅常州奉祠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二紹興二十三年卒

先生資稟精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

為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揚文靖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

朱震胡安國尹亨皆舉以自代文定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邵武軍光澤縣人元祐黨人深之子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舉遺逸朱異行郡國還以公名對召對便殿除勅令所刪定官旋以憂去用進書恩改承務郎免喪會秦檜用事遂隱居久之起家福建帥司幾宜以事忤帥不屈移病告老二十年卒年六十五

龜山既受學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

翁然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

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忠肅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竒之即妻以女

秦檜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一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
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
甚約而事親極其厚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
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
沒識者恨之

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
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
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
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
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

學其亦足以觀矣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九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胡安國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授常州判官改江陵推未赴如荆門道出江陵帥守監職司一見令奏乞除荆南教報可赴闕除太學錄丐外除提舉湖南學事崇寧五年例罷學事伴成德軍以舉遺逸獲譴除名大觀四年復官改政元斷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尋掛冠

末年侍臣合薦經學可用旨落致仕除尚書員外郎三辭不允尋除中舍賜三品服宰臣擠之除殿撰知通州中興初召為給事中三辭建炎三年再召固辭主祠紹興初除中舍兼侍講辭不允二年就職呂頤浩言公屢召偃蹇落職主祠五年除徽猷待制知永州辭詔依差提舉太平觀尋除寶文直學十八年歿于書堂正寢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強識日明登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

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為第三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入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折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

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日蔡京得政已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寵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耳淵聖嗟異焉

何桌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為名各行一面為衛王室禦狂寇之計公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朝遽以數百

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弮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

樞密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公辭因致書宰相呂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

之茂而去其根則與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
謀紛紛而國是未定命令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
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祐審謀能斷亦異
矣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
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
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
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
不圖後悔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
險為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繞得中策方今所
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
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
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
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
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
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
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

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
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
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
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為
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為剛氣可塞
乎兩間震為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
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
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縕而育萬物也陛
下聖度虛明仁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

亦當不以私怒踈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
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於
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
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
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
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
昌望降詔申明凡被詔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
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
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上謂曰聞卿與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
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之大
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
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
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
講

會除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奏沿江都督
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赴
召時呂頤浩都督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指公為黨
魁力引勝非為助而檜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

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為謀則善矣百
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官觀

公登舟稍稍沂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
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
結廬名曰書堂為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

初荆公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
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
棄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
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為春秋而仲
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

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証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為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待而

交代楊龜山具朝饌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
語孟按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
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
奉卮酒為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隘豈吾
徒為燕樂之日敢辭其人報而止

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默寡於言動
雖在燕閑獨處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
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
高見怠慢不虔必嘖蹙曰流光可惜無為小人之
歸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

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
以是為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
之大抵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
漸以敬為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
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
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為唯諾以祈人之
悅也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
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
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

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之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悖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為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

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廣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游揚謝皆二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鄉仰言必稱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飾於禮無異平時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

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南軒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揚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建寧祠記

晦菴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致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以後並朱子語

跋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

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為器小此大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南巡不及二事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只此小不共貢事想他見無大利害决不深較此亦是器小之故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熹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後建寅

胡說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渠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惟十有三祀却是

除服了康王之詰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例

胡春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

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了

胡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為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

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

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忖怛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撫不草草也

問胡春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疑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否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

知曾得聖人意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他經先須於論孟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胡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為多

文定說較踈然較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為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為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召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

老病辭後秦做出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圖書集成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

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
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
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
之至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
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
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知
言反復論性為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
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

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
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
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
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
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
徃徃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隳弛
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
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
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

仁者為能盡性知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南軒改作而主性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

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臆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即是性是性可以為善亦

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象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朱子曰正象規模大知言小

又曰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象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揚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

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誣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

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五峯臨終謂處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為名論

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排布是文人之文並朱子語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

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

南軒曰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胡憲 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文定學始聞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一朝歸隱故山從臣薦之召授本州添敘尋監南嶽廟為福建帥司准遣奉祠改祕省正字病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歸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沉靜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說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朝揖諸生歸

先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我仇仇誰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

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

上芸香閣閣老新裁多角冠時劉珙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

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

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

只麼青二章五峯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因別

賡之曰幽人偏向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青山

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解嘲

晦翁致書畧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

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

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

於會中某切謂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

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不過視天下人望之

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

天下之心翕然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針

藥所不能及灸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

耳目手足利矣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三十年先生亦以泊然無復

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先生為正字當

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

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

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
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為積毀所傷
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極意顯言無所避䟽入即
求去矣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
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
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
不務自為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
附以已說

晦翁祭之文曰惟公之生氣質溫良弱冠而學有志

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
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
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于堂一語妙契發乎天
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輩我瓢我糠或漁
于溪或圃于岡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為養胡
考寧康以是為樂逍遙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
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
親欲隱彌彰乃命典教于梓于桑作人之功于今
靡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群儒所望陳
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

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

又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劉子翬 病翁先生

字彥冲忠顯公之次子以忠顯勲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忠顯薨執喪過禮服除倅興化軍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疾自以不堪吏責遂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觀以歸十有七年四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

十七紹興十七年十二月終

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茅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既得祠祿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兄弟之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即先生之猶子也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原仲劉致中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

言與他所遊亦皆海內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
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一片
言之善無不從容咨扣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
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識告語成就終日無
倦色

晦菴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
曰吾少未聞道官箴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
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
此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
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

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
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汝尚勉哉

先生始得微疾即入謁宗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
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
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既已則
日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
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
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
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

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
波衮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
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
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跋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八
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
為聞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
將有捷裂泮渙沛然流出於曾臆間所謂易者是
自知之矣

撰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
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
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
來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皆以寬厚
為治至我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
成恩咳唾為澤薰酣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
盡矣

講經制之道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窘而節人有
怒心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
力焉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于民苟出不
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負缺可

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
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
制之道有未盡也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
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
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
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
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
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
先生有復齋蒙齋二琴嗣子珩葆箴之門人朱熹敬

為作銘復齋曰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于腹闕
其神兮硜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覲器寶懷若人
兮主靜觀復修厥身兮與時偕誦而不及其伸兮
蒙齋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過險而止寫之冷然
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
若其亨貞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又跋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
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
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先生有聞箏詩曰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

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
鳴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心期乖舍
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
每恨聽音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
諧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
事媒拙拙墻東容亦抱凌雲才

晦翁跋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
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雜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
節華暢時輩少及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
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為

法庶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
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變而正則縱橫妙用何
所不可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舊法之為穩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
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
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
子見期其竊窺見其自為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
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為學門戶朝
夕誨誘不倦其后屬疾其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
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

許益重至為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其未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箴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慕前修景行之懿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為孤聖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乃久之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並朱子語

劉勉之 白水先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舉詣太學歸過南京見劉忠定楊文靖授業後以中書數臣薦詔詣闕未及召見給札後省謝病歸紹興十九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為文肆筆尚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以能及之踰冠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為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

之傳得其書而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
篋解裘下帷然膏潛批而默誦之間譙公天授嘗
從程夫子遊無遠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叩之
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
牒揖諸生歸

見劉元城揚龜山皆請業焉劉公尤奇其才留語數
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
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
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昔聞一言之微融會
貫通皆為己用而踐履日已莊篤

與籍溪胡原仲屏山劉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
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
鉅細顯微皆有條理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為
草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淡若無求於世而
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
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錄時國家南
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
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

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于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劔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劔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秦檜專國柄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即遭讒

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先生學本為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既謝不取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先祀

晦菴曰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為寄且戒某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某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

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李侗 延平先生文靖公

字愿中南劍之劍浦人父諱渙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為季子晚以一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遂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王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先生往見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舍年七十一隆興元

年十月十五日也

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論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與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像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此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微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

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酌發必中節後學各問窮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矣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乃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

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
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瀛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
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
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
理必進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
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
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
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

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
可以言中庸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
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
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
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
其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
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
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

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義然其辨析精
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鎮密然
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
分之殊此學者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
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
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
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
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
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

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兩行
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
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
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
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
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
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畝
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韋齋朱松謂先生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

朱晦菴祭之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負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云云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

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唯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總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水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後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允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

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云云

問先生言行晦菴曰他却不曾著書克養得極好九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

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

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

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須子徧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揚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者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久恁平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來往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駁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像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會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說少後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並朱子語

朱松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正字丁內

艱服闋召對改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出知饒州未上請間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贈官通議大夫

公生有後才自為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游學校為舉子文即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

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感杳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少能及

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

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貪息呼及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

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為固守之計而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

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關於含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又

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強固矣虜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程等共䟽言曰虜方吞噬未厭而一朝幡然與我和者為和之說以侮我耳又慮我蓄銳待時為和之說以撓我耳虜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

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為吾為梓宮母后淵聖
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姐上而約高祖以降矣
唯高祖不信其詐謀而不為之屈日夜思所以圖
楚者卒能感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
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公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
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
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
用必其洞曉韜鈴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
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

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皆久長之至計反復惓
惓不能自己其於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
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
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
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
試文墨為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
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擢之怒公愈甚
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為辭遂為罪而
出之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為事手抄口誦不懈

益虔益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公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知不及至於邪佞鬼瑣簡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施於吏治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畧無憂懼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劉公勉之劉公子翬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

云

各目録不金多集卷二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二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為徽人居紫陽山下
父韋齋官游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韋
齋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
從游於劉子翬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
簿考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
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

各目言行錄外集卷三十一
一
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
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
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
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
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
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
子旨特改合八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
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秘書郎力辭主
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
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

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又以放人戶逃
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
政修舉除直秘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
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忤時相改除江西憲
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
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
鴻慶宮以揚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
大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部疾
甚未供職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
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

月促入對再辭并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
乙宮兼崇政殿設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
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進除
秘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
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
熙二年喪長子請祠除秘撰主鴻慶宮又除河
南運副辭三年乞補滿宮觀除廣西經畧辭四
年復辭鴻慶宮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
不許五年至鎮寧宗在潛邸聞名即位翌日首
召除煥章待制侍講行且辭入奏上二劄辭待

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忤韓侂胄御批
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閣待制與
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
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乞休致冬
詔仍秘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四年
從所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
華文待制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
曰文三年贈寶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
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半年學
詔列從祀

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是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游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竒之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暉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慙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

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克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必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後書桃符曰佩韋遵考訓誨木謹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於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既而稟學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

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
不數年二劉公相繼而歿獨事籍溪頗久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
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
必非常人

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韋齋雅敬
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
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

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某因
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
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
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後謙
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
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
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
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七月之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解有燕坐之室更
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九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
楯間職無學事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
竦而師尊之

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
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
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
也臣策之有百害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
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
敢懷自安之念數年之外觀釁而圖之中原故地

不為吾有乎末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
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賓客
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興初元將趨召命遇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
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
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
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
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
聖王制敵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
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

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壅佞幸方張爵賞易致威
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虜未還
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
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
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
三奏論則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論之語無所考見按南
軒贈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
石陞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含羞却來
卧衡門無愧白日休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游不

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
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
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風
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
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
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斲邈矣追前修先生答曰昔
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
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
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
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消消始欲達已被

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數此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是歲建大飢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飢死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朝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

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為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歛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綱目通鑑成綱放春秋而無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古諸儒之粹西銘解義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月相與掇周程張書闡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

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
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
饒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
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
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傳疏其所以去取
之義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
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厘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
鑑也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
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

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
便文取義徃徃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
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
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
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
則妄穿鑿為說前後諸儒未能厘正先生獨以經
文為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其經後以
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繁稅重求所以
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便修孝弟忠

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
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
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
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
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稅正緣二
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
免二稅之外巧作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
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
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

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
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
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者不過
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下則
招集嗜利亡恥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
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
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即位
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
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招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

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
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
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
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
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欲無聽士
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
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
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
盡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
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

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
益重雖欲無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
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
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
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
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
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
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
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

輦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傳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挂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本以達其支云

十五年八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閑蠶護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

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允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為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上迎謂曰久不

見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多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

十一月趣八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

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
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
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飲食酒
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
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
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
之私陛下之所以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
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
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
賂之流間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

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
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
掃除之後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
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切
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
之手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
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
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
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
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

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
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
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
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猥簿闖冗庸妄之
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
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宴
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
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媒狎
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

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
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
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
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
其私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
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
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
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
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

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羨之態依阿之容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

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鹽以契券為時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八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

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我徒使版曹經費闕之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監司比較郡守殿

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為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

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備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八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無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戊申上封事有曰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切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為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實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八道之漸五年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為講官即位翌日召為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八奏首論經權常變之

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
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
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
崇儒重道之意先生惶恐拜命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為本以
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
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
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為親屬遣八白不許侂胄出

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
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
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
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為憂因疏牘微寓其意及進
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叢其
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
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
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
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
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

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為優戲以熒惑上聽
及先生脫講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繞退即降御
批與宮觀丞相執奏不行內侍徑遣付下而臺諫
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為其令
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

後改滄洲

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

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
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
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
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興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

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
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
如夜復朝某以兀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
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遠茲
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
昧厥初莫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
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冑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
且創為偽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
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

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號遯翁
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
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為和平翌朝諸
生始知有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痞隔之證醫者
頗用駛藥乙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
西銘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
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
萬事天地生萬物直刃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
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
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
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
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
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
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
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
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蓋

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
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
年復此胚胎徒文紛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雲慘
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
者僅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闈常
在目也後築室建陽蘆峯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
曰晦菴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
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籍則
諸子曲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
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
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
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
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云云山林之日長
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
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與
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
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

也劉彌正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
蕭散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
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
讀語孟以探其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
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
佳然前輩以為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
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
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

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
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
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
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伎藝也只要
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
學初無現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
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自一般說話後來
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得較鎮密若看如今自
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个安著處

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个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个死物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者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

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

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誦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云云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个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

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也見他說得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

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
了一寸到今消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
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
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
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
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却不濟事某
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

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
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
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舊見李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
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
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
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
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
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

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
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
失者是如何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其所以讀
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隨文
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
夫了

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
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老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

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
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
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著落然
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
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
來但人不著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
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

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誦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感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已上工夫更後頭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硃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已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歲已後長進得某不多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認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

各目言不金文集卷十二
三十一
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
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
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
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
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某
覺今年方無疑

某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
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
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

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
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
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
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
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
去做工夫真箇是不同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
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搭擊其

夫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識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

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後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

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致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徧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

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憚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

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朝，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

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裹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

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允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朝不

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網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為之衰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

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辨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

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後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

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
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論之訛謬明天理正
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
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
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
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
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
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
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烏乎

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也

並黃勉齋
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
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
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
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
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
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
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朝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

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略歟 同上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齋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

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安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氣意象匆勿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

待其決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備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

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已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

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
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
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
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
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
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
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
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詞氣而得詩人
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義刺悉

就芟夷以復溫彘篤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
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
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
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
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
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于其難
謂春秋正意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
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
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偏布周密
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

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尺牘之法以綱提
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無採羣史之長目
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
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
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
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
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
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
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斫其隱
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躡於荆棘獲
寗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
其萬一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
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
為學其騫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
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
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
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

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
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
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
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
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
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
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
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
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
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

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
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論古今其應如響愈扣
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
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處
亦當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
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
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
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輾轢經傳遽
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

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
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
有限憮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
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甚
嚴循循有序不容躡筭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
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
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
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
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
學者益切矣

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
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
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瀛洛
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
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
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
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
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
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
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後游之士或昧其旨

道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
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
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
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
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
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並李方子
撰行實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二



呂祖謙

張栻

魏掙之

劉清之

陸九齡

陸九淵

陳亮

蔡元定

蔡沈

名臣言行錄

十九終
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九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三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
公自壽春徙開封今為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
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
睦宗院宗教丁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召試館職
除秘書正字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
為秘書郎兼國史編修遷著佐再遷大著兼禮

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嘉泰八年賜謚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睨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

絕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復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

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紀綱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

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于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為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略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

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
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源凝聚停
滯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後容游洑
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
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
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
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
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
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
嘗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
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為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論得恰
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
不用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
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
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
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

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較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

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

之辨而守之若訥曾無雲受之富而不以自多詞
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
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
恬淡寡欲而持守不以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
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
而吾伯恭猶歛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
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百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
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
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
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

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
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
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
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
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喪咸喜其有瘳冀卒
摠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
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
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劇深
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
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

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蓋今命駕以
來游欣此旨之可懷慄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
何不朝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
乃至此耶

文鑑編得茫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
篇說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
後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八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
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

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為懈至
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瘁亦必謹焉則其察物
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
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
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
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
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粗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个都好看來他要說

為人謀而不盡心為忠傷人害物為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正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然統記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無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

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
如歛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
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
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
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偏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並晦翁語

張拭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
間忠獻出督奏公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
除直秘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
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
州守未行改嚴州召為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
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淳熙改元公家居
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靜江經畧治聞詔特轉
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湖
北運副即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尚病革且

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比詔下除右文殿修
撰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
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諡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
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
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
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
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
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
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

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
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
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
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
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
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
也

孝宗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起忠
獻公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
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懍懍直以

君父之責為己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見上即進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廣克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八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上皇亦召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南中外大震然廟筭猶未決至勅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

忠獻已辭世即草土拜疏言我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悉為羣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而深察之使我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感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為破虜之一奇也然破虜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陞辭時宰相方籍恢復之說為身謀而其所以為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答見上即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肯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我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

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為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杖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

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論者猶以為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乎兩陣決機之日為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為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為過計之憂哉上為歎息褒諭以

為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願陛下親君子遠

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未清四海克鞏不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郡必聳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杜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篇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

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

卒就其業然其志意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

而不可誣也

朱子述行狀後

嘗曰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交是當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為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為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為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朝王介甫以為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朝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荅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濶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某切覩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

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後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
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
乎其幹父之勞伉伉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
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
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
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
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
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
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

必終日言而可畫也顧聞公之臨絕首以納忠石
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
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
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膈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
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
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
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徃反者幾
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
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

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復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蒞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

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及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真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己不黨同胸懷坦然無復隔閼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為社稷生民福

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
有一於此公在生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
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為二者公之事親
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
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
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未矣靡他至於
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士先生之言
行曖曖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為
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
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

耶

申徒事見莊子內篇五申徒嘉兀
耶者也尊足事乃叔川無趾並見上

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
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
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
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
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
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
于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
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
不幸死矣云云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

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踈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後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个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敬夫大聰明看道理不仔細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會中洒然誠可歎服

並晦翁語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三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三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魏挺之 良齋先生

字元履後改揆之字子實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薦于朝時相尼之不得召乾道四年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言其行誼特詔徵之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後罷為台州教九年閏

月卒年五十八淳熙三年追贈宣毅郎直秘閣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竒之已而徧從鄉
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
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夢海上歸葬常山
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
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
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
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

獎歎開納

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後祀者則先事白宰
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
程倡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于上慶安石
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使後食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尤當使之
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令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
不聽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
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

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猶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寧親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猶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畧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為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已意亦面質不避大抵為人最隆於義也

平日制行以急公攘夷為心一朝起布衣有列於朝

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千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略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

晦菴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

名目言行錄卷之四
三
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
夫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
若獲於已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
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婆丘林歲月遲莫聘幣
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
適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悽悽之忠永矢弗告
謂當暫揭尋復詔追誰謂一疾乃迄于斯念昔交
誼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
大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
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

琅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
卜長阪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
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祗以為累日月有時漬
綿束芻長動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
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萋萋在門往寧厥官後而不
朽君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葬其實銘之
其曰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召還之命
也時覲勢方盛其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
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

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自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孝宗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故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秘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不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間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某且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後聖法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

履于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

揆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為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遏近幸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憫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為如何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頌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

於忠謹云

晦翁記
贈告後

劉清之 靜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興二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黃宰龔茂良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闋倅鄂州歲滿諸司薦知常州未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寧宗嗣位越月起知袁州而已病矣淳熙十六年九月歿享年五十七

四五歲讀李瀚象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絕

口父母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耕田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於兄蚤夜力學志意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為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

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除太常簿以啓謝諸公有曰有如懷祿希世將恐初心之遂亡倘或獻諛取容何待已知之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

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
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
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如無也蓋為治之
道有故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
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
明於義理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
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
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
復大業斯無難矣

公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

以進士得官也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晦翁即
盡取所習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
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
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公已深知公為人其後
書問徃復神交心契公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
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詣而當世鉅儒如王山汪公
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己為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
欽欽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見義必為無所顧
慮訓誘後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

之

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拔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為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為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安乎不安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為急務見初仕者必

勉之以事君澤民為志聞人之言樂道不已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尤愛惜士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今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贄晦翁略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其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

人切矣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為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於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後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後學士真儒考德兩問業則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

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朋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為學無與為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

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母欲速母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

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公沒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淳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後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游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

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
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
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病不能伸執手
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病
衰而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
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
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
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四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五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太學為學錄乾道四年
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淳熙甲午
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春調全
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負時秦檜當國場
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後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

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歎曰
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往歸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
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

精詳

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後容講論道義閭閻侃侃和
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
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為多焉
休假則與弟子適塲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
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末藝

乙未歲湖之南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
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
生曰古者長比閭之士即伍兩之卒也士而恥此
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
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
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閱習屯禦皆可為後
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
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
纏膠轄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後容啓告莫不渙

然釋其疑而退非唯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心有戚戚焉至於杆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負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

方其勇於求道之時憤排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掇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回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晦菴饒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消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先

辨只今晦菴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
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
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
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愔然
以鵞湖前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
相識中甚難得也

晦菴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
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鵞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
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續之夕與其昆弟語惟以天下學術人才為
念少焉正卧整衣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
為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
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
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沒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
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
極有所係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

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以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
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
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
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
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乎
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
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
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
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
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
吝之私邪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靜復齋之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淳熙元
年授洪之靖安簿未上丁繼母憂服闋調建之
崇安簿八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九年
以侍從薦除國正十年遷勅令所刪定官十一
年修寬恤詔令書成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

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六年滿祠光宗登極除荆門守紹熙三年冬
卒于官享年五十四嘉定三年賜諡

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
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
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
忘寢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讀不苟簡勤於攷
索

嘗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

疑有子之言支離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
先生曰未嘗教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
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
理融出於自得

享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
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

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
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
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
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
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
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
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
哉後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
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

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專志乎義
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
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
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
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
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
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
痼之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
之則廢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自以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自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

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腹背心脇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

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後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此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

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

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事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

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
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
福祥災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
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已分內
事已分內事即宇宙內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
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
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

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
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
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不正
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
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
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

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孔孟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玉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哉孔焯議論其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其忽省

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不通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贅述所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門人楊簡撰行狀

東萊東晦菴曰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晦菴答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如

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
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
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
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
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
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
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
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
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看
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此禪的意思又自主張

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
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九韶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
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
加無極二字晦菴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
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
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然而詆瀛溪不已先生
因為之辨以詆瀛溪

第一書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
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
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
有也

晦菴荅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
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
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
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
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

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
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
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
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
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
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
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
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
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

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晦菴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答之以為允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

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

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繡出後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傅入學都是就氣稟上做偏了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

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持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

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

子靜使氣好為人師要人悟

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門戶尚有所據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某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某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

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某對他
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
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為本可惜某曰此恐只是
先生見處今要其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蹈乎
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
晦菴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
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
責者

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
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

人使人朝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並朱子說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五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六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陳亮

馬嘉植培元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璧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

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為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負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為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蒼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紹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略曰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

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之初君臣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天下之氣墮矣自非通亮送死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為何事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

所以成上下苟安而為安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
不報

再上書略曰陛下屬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
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
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
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籍
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
陛下有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
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
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

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月待命未有聞焉
臣恐天下豪傑將測陛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之
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安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
道有三有可以為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五
六十年之計有可以為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
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
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
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
之禍蓋國家之大恥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

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
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
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
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
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
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
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
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
及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
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於衰藝祖之

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
所與大臣論者大畧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
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
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
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
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
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
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
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

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閩失馭偽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

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奠我敢過首征揚州重進誅極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踉蹌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虜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綠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

後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玉師奮發
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
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
復恃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
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嶽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
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
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燔骨國祚
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遽渡江心
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瀨
顏亮凶醜震撼六合投筭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

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
尤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
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
祖宗是則無面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
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
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邪勿
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
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
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安
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後勿謂嘖笑之微而

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
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
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
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
效夏王才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
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後
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孽勿謂
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
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

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
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迨漢唐只是人欲信斯
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
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
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
不究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
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
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
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

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八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推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其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為漢唐

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推理之後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剝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其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大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

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其之不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瘁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大銳論太險迹太

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

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凡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洒磊落耳夫人只是這箇入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

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點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以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于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

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壙中撥取零星金不亦悞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

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
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
然此一種英雄却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
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老兄志大
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
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
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
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後事於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

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為異時
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並晦翁書

晦翁以道學為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
以假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
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
正粹面盎背則其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
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世
俗所謂麤塊大鱗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某官三歲大
此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
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
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
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
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
茂遠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
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缺畝未諧豹變
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

者材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凡
明窓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
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無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
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
多知自吹噓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初心重溫舊
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
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疑滯議論風生
亶亶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
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

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
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眈之一似
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
虎

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
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
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
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奴天於同
父既豐厥稟智畧橫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
衡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問以才豪跌宕四出要

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人能之
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揚意孰主相
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
尉繫先多士嗚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
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
之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
不遇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大原決勝即異時落
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
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
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

為所不能自為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絕
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
後欲與同父懋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
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
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麓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
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六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七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師事晦菴慶元初年黨禁
禍作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嘉定三年
夏旨贈迪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
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浚駕誕
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

與餐麕食淡衣履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
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
徒蔡元定佐之為妖乞送別州編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晦
翁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翌朝
諸生乃知有旨揮

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晦翁與
諸所從游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晦翁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
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

不適意在子服獨為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
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

又按別錄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
舟就貶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
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
洒然少遲諸人醪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
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酒睡方坐飲橋上詹元
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
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

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為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

病之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畧病痛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閻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為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並晦翁書

戊午歲元定卒晦翁哭之慟冬十月祭之曰某竊聞亡友西山先生祭君季通羈旅之襯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尚享

又與勉齋黃榘帖云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葬也寓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之
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
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
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巔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
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
之約至于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
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
矣哀哉哀哉

西山後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
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
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
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
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
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
其歿也祭之蓋深致其哀焉

勉齋黃文肅公曰晦翁先生之門後游者多矣公之
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後先生
游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
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
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

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燿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於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

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誥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予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呂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

而胡阮李范馬劉揚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
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黯涅之餘而能有以
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
猶有未摠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
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
友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
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
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
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
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

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盖若黃鍾圍徑
之數則漢觚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
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
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
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
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
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
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
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
拘孿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

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考互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朝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逮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

讀而讀之者徃徃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籥被之管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序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夫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

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毫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可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毫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朏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太衍之律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

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律固自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嘉定庚午夏追贈李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真贖尚知享哉

蔡沉 九峯先生

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卜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紹定三年五月歿年六十四

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顧曰李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異篇奧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李錄者蓋引以自正也君自勝衣趨拜八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遊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

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君受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竒象成於二偶竒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存故二四而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

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偽學之論興聘君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

湘纍之思楚囚之位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
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
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其先也

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
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理之心萬物之情
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歎重然學
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洒然亡疑
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

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杜中至其吟

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
以詩自命而已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七

終

重刊名臣言行錄跋

此書經朱夫子手編者止八朝其餘則武氏所續論者謂續者僭也然不續則何全焉惟非其人則謂之僭者非過也只是外集所編周程以下則夫子當初不以入於此書而別具於淵源錄者必有微意而今乃並編於

此書之末者殊不可曉矣恨未能質
問於先生長者也今湖南按使閔公
維重重刊是書將以上備

睿覽夫多識前言往行固聖學之要
而仍知為人臣者其心術之邪正事
業之崇庠皆係乎入主之一身則其
為鑑戒尤豈少哉張子曰仕者入治

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
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今是書皆入
臣事而閔公猶必欲進御者其意
亦深矣仍伏竊記

聖考朝有為心性說以進者
聖考顧謂筮臣此莫違於朱子之旨
否乎今

聖上繼述尤在於道術之辨倘於
乙覽之際至周程以下別取淵源錄
究觀聖賢之適傳而不使混於趙曹
文富之列則其於大一統之義亦將
有助云爾

崇禎丙午正月日息津宋時烈謹跋

